劉尚賓文集

劉尚賓文續集卷之二

序

送江西省宣使王伯源使袁州序

君天下者順山河經絡之勢分劃區內置行中書省統理一道郡縣錢穀獄訟治其大凡故謂之省其省官除拜則選大臣有重望文武威風知大體者為之其曹衆持文墨具簡書者曰掾肅將教命督集于四竟者曰使故使者之名爾有蠭厲疾亟之象故出使在外能不以氣勢加人者鮮矣若夫網羅國是擬告司直以廣聰明以流澤潤則又絶未見有其人也龍鳳十一年金陵楊公參知江西省事王伯源省宣使時維良月啣命來袁館于老子宮之側乃敷枕席卧對青山命下有司既有程期日與布衣之士上

下古今人物臧否政治得失俄聞國人出言甚善物色求之造門相訪故凡藩方遣使皆得如王伯源者還歸復命事厥所事又乃時其燕閒瞻望顏色取所見聞敷子相君之側斯乃合於四牡皇皇者華先王命使臣之典禮矣豈不得為賢乎昔者燕人之俗驛騎四出冠蓋滿道途主客交拜禮畢相與辨識須刀和附妓女六博行籌馬割牲彈琵琶以此為能事嗚呼為今之人厥鑒豈在遠哉

送余國善之金陵序

余客袁州四年交遊之士有余國善者儀狀秀聳舉止持重談夫滿四坐觀其為言必要於當而後發余時執經教授里中群子弟日夕呻吟揮汗程試篆者過之掉臂不顧獨國善時嘗往來求余論議表居萬山間四方賓客舟車

商賈相謂僻左罕至其地兵興數年以來宋衛陳鄭之郊廬舒濠壽之竟戰爭事跡惟國善為余言其槩若夫古今兵權變化獄情慘舒亦惟國善可以與予其幾則來告我買舟東趨建業乃聞戴公好古而靜介言於余求好於公國善既與余定交又慕我同門老友蓋亦篤志執行之士也與往語之曰余應辟袁公亦將辭家謁中書嘉會不過九月是以不寫安書也

送袁州袁國公府參軍龔晉明之金陵序

天下多難治兵相攻大都小邑擁衆百千究其他日成敗之所歸不越兩端而已兩端者何曰材與識其間有材有識者其衆必興無材無識者其衆必亡惟材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惟識也故能決其所歸趨在昔兩漢之際王室大

亂群雄並起袁紹據有河北四州之地劉虞據有幽州劉表據有荆州兵多食足竟尒一籌不展此其材不足與有爲也隗囂本文吏竊據漢隴自稱西州上將軍引接儒士大夫雍容論議器度可觀然而識見卑下終以稱臣於蜀帝公孫氏一跌不起憂懣遂死此其識不足與有辨明也夫短於材者或者一事敗闕如其福禄未艾猶可以善乎其餘短於識者則舉國君臣坐見俘虜宗廟毁而社稷墟矣故夫有國有家者當真主出而定天下之日鞭笞海內驅駕英雄號令四方奔走來王尒乃牽制私情裴徊顧戀不聞離土或者心懷疑貳首鼠兩端是皆不祥莫大焉故余以謂材與識者此爲國之具也兵興十四五年江西諸名郡大者聚兵十餘萬惟表國公歐氏所謂有材有識者

也而龔晉明以儒者當此時獨參袁國公軍事參軍世家榮陽縣未亂時諸父兄弟四五十人俱買田讀書山中而參軍逸氣不羈通諸藝參禪學少喜遊四方余嘗慮其材意高廣不拘小節然而忠憤不泄終可以任大事將之金陵其謹用再拜而重告之曰今王仁文英武㮣漢而下作者罕有其比　王乃窮修大儒之行以教天下百官天下百官乃爲　王之士子共承　明命播敷大訓以教天下萬民翼翼小心夙夜無懈宜達其主賓材識之長以衣被斯民愼毋負厥初心也

送劉主簿之任丹陽縣序

古今天下人材大槩有三品曰中道之士曰狂狷之士中道之士平康正直其人不可必得也已其次如狂者志尚

大高可以與之有爲又其次如狷者檢束不徙可以與之
有守若今劉主簿蓋傳稱狂者之流也主簿與余共家古
安成郡年至二三十負其材氣學吹洞簫擊劍徃游名
都壯邑上謁大人先生俄而江淮兵起延及于南方諸州
主簿遂佐戎幕于袁公邦域之中凡十有餘年今
王平定天下袁國例爲郡縣主簿又以人材見舉於有司
夫　王者治天下其造就人材有大法狂者加之以裁抑
乃所以成其有爲之志由是主簿見取於考功使之執筆
寫律書恂恂然與諸生同列而終也見録於明廷秩八品
爲簿丹陽縣主簿至丹陽如是爲獲乎上如是爲臨乎下
事上使下一以脩身爲本三年佐政成　王聞之臨朝歎
之材之歎吾於子望之矣

送李經歷之任安慶府序

李君王武昌人少學吏弟其來金陵　相國給以斗食使之掾撮　中書六房寮牘　相國察其任事久用力勞於是授其應天府知事未數月由應天府知事陞補安慶府經歷經歷性坦夷和緩頗習事又耐煩劇委蛇不與物競而大府百度無一不舉焉吾觀今之儒者居於山林之中自負其所能以爲人莫我若也及其一旦出而從事於功名則踈鹵倔強舉措煩擾茫然喪其所有何如李經歷不誇詡張大不衒粥求售不細執筆寫法書為文章而恂恂然言若不出諸口反爲古良吏之風焉是可尚也已經歷到府中余之伯兄文廷先生客死安慶城藁葬東北門蠟樹林面池陽黃盆山經歷幸爲我訪求所在護其鉏耰畚

葬之所及他日舟行泝流而歸則函藏其骨返葬於祖宗塋墓之側吾知經歷仁厚人也故敢以斯事告之焉文廷所藏近得之伯氏子節云

歐陽南吉醫士序

歐陽南吉本余里中人與余邂逅於金陵城中余與之論議諄勤慤慤信古不渝余於是退而告人曰惜南吉壯年未學先宋大儒君子性命之學顧以其材質之良僅從事於攻醫刻期史勇妻王氏危病凡兩月醫皆云不可為勇忽念曰在陳漢氏時歐陽大醫往來軍中活死証甚多因屈指道其二三鄒參政者傷寒病壯熱甚唇舌裂大便塞南吉診之云證陽而脉陰宜服三建湯經七日則中有主而浮陽四歸也日數足果愈又有益陽萬同知者傷寒

病手足冷大便利小便數南吉診之云陽證似陰也服寒涼之劑果愈又樞密使僮病一二日南吉診遽絶之曰此不治之證也果群醫圍守之而死今妻病非其人不能治走赴歐陽氏南吉大笑曰是特醫病之耳與數服藥愈嗟乎歐陽君儒者性命之學莫大於格物格物者通天地人三才爲一理而一理之妙莫神於陰陽變化倏詭往來互藏爲察究惟知者頗察識其端倪然執業非強力精確不能得歐陽君知人一身陰陽由是而進必遇大人君子告以天地陰陽亦不異乎人之一身性命之道可幾矣盖信質實君子則可與共學托諸口耳慕乎其外其見雷同衆人知陰陽爲陰陽不知陽爲陰陰爲陽也余亦慕古之學而性識拙魯頗似歐陽君故喜爲之序焉

送提刑按察使王伯昭之任浙東道序

古之理天下者何其知慮之周密也既立郡縣吏以司牧其人民而郡縣吏或爲姦利以病夫民於是又立風紀之司以察郡縣吏是以貳卓之職主春秋巡行郡縣周天一歲往來絡繹風聞摘逐發摘弊僞此如農夫爲禾稼種已畢其家侯主侯伯乃携持鋤耰日尋于丘隴之上遇有害苗之草則拔其根而去之若乃主伯憚於作勞舍其鋤耰而弗事則草生盛而苗愈衰矣龍鳳十二年夏四月王命中書省都事王君伯昭爲提刑按察使治浙東浙東一道貪猾吏幾何人豪猾大姓幾何人今歲使者行部爲誰某可置之某法某可緩刑姑惟教之某可褒稱以風厲其餘使者出未返而按察使坐府中凡吾在此注意用事而彼

之彈射搏擊盖可預數而周之矣嗚呼天地變化草木蕃農植嘉穀曰屢豐年爲主爲伯謹去其害苗之草而已矣

送齊經歷序

吉安江西名郡山群列而峭棱水清寒而湍駃故其人民情性絶不能相下喜任俠尚氣閭里齊民小忿致争輙詣官府求直竭傾貲産懷金動人以决奇計於一時儌倖制勝殺羊豕爲酒醴抵掌大呼命其儔侶即明日饑寒不顧也以故吉安多訟前後守令以獄事而敗者不可勝數號稱難治之邦則有其故矣然吏于兹土者德足以衣被其民能足以踈决其事慮畏四知之金勇犯三軍之帥勢如石山鐵壁千仞巖巖其堅不可攻鑽其高不可攀緣吾見其知窮力沮來者自將道極厥辜如此爲之吏一二年折

其僥倖萌芽可使無訟又何難治之有焉營田使司經歷齊君擇改授吉安府經歷吾聞齊君北方人長於江南北方風氣剛果其人多毅然執守不變是其德足言矣而又長於南方諳練諸州吏事是又其能可稱矣加之以廉勝私勇立事持此四者以佐賢大守治名郡吉人雖嚚猾然亦聰明才智肯服義與之爲善則又勇於爲善吾今見君與其容易爲吉人之師帥無難治矣

送司內藏宗用和任滿還鄉序

我聞曰善治天下者有官人之道焉上至三公九卿下至莞庫之士皆官得其人是謂國有仁賢不空虛也是故昔之失天下者失其官人之道也今之得天下者得其官人之道也龍鳳十一年　吳王　王繼業文武百寮具舉厥職

所用莞庫之士以司內藏者則江東宗用和宗君廣德人
廣德山川風物雖遭兵火然底于平定又近十年于茲矣
是以故家大姓衣冠禮俗獨有平時之遺風今覲宗氏年
壯氣盛儀狀郁郁然卓卓乎千里之名駒灑灑乎孤咮之
么鳳使之居于王之府庫典貝玉數器幣別受方國之士
宜度藏裔夷之寶物可謂得官人之道用不遺其材矣聞
歷歲周秩滿告歸人皆羨之曰是進則望彤庭赤墀以步
趨退則招青山白雲為友侶不如他人縻於茲不能去也
余曰不然趙文子晉國之賢大夫也舉莞庫之士七十餘
家今之天下大於晉國者凡幾千里名卿大夫賢於文子
者凡幾十人子歸不得久處山林息肩弛擔之餘蔫書飛
于于、、天府都門執手相別姑序識歲月以信後會之無

幾何時也

送鹽場管勾序

地之勢西北高東南下下鮮水所歸趨也土多爲鹵其味作鹹以故濱海州郡勞漉鹵水煮為鹽鹽利走江南北上流諸州齊小白因之遂伯天下漢劉濞得之遂雄諸侯王下迨唐宋悉倚爲國家經費每歲天下食貨大凡視其入幾及一半然自近年以來政弊不脩職司掊克專視爲賈區入者即欲家焉故清流之士以爲辱處或恥居之龍鳳十二年　吳王收復兩淮盡荒場利凡場官擇清慎之士爲之由是李士方得除莞瀆場管勾士方廬陵世家子孫好讀書善屬文小心恭謹吾知其必善是職矣昔唐劉晏爲度支掌東南利權晏時腹心羽翼參用士人噫士方念

東南之民力體劉晏之用心則爲我　國家富疆之計而成大業也何難之有哉

贈鄭孫序

吳元年十二月　王命浙西士人詣姑蘇軍門上書者皆宿高賓館中余於是始識鄭孫焉其狀貌嵬然其氣充然其抱負鬱鬱然壯決而不可禦嗚呼元末年天下不能復振者以士大夫皆齷齪庸人惟事衣服飲食燕游之樂其心不復憂天下口不復談天下志氣蕭索百司委靡事功不舉日趨於泯泯而已若鄭孫者披其材氣銳然不可沮抑固將有爲於斯世者伏闕言天下之至計上書陳時政之得失古稱偉丈夫奇男子類皆氣質剛勇不甘心於沉埋者所爲也若孫者似之矣孫以久處館中恐煩廩人繼粟

屢退聽於野以俟　王之復命焉孫歸愼撫將爾車愼無遺爾徒吾館中之榻亦不容久懸朝夕逝子來則復爲爾下之矣

贈周伯孚序

時當更革之際天下兵連禍結儒者以不能持干戈捍圉無聊賴憔悴至於死亡滅絕者有之矣間有存者戎服從軍久乃與之俱變化又有之矣是以前輩既老死後生又不事其所事故當此之時儒者最難得有徵也吾見德淸縣周伯孚其家自宋末迄元科連三世舉進士今伯孚又負其材能詣姑蘇靈門上書言江浙一省土田諸兩利病及來金陵凡三見　王親與之問荅賜之衣服與飲食諭宿尚賓館中吾所見儒者之後多饑寒流落其勢不振而

伯乎長養兵間侍父家居居止不失其舊業學術尚仍其故步賦剛毅之性有疾惡之風又長於知時務與通經術共萃一門矣今天下方需求人材伯乎暫歸省親不久復至館中受命而出理民事矣臨行姑寫此爲別

贈長川縣丞余宗陽序

浙東士子余宗陽人物短小而耳目聰明飄飄然如秋鶻立於林木之杪以故抱不群之材稍稍不諧於衆人在鄉郡特善邑人魯先生來金陵又善余嘗掾御史臺矣嘗服紫袍帶執事于南郊壇矣今喜授長川縣丞夫長川昔者全齊之地今山東都會之府南土去彼亦不爲不遠我何故涉其境而于其人民哉良由大運變遷有廢有興落其浮華卷爲貞固故今日天心好尚除舊而布新斷斷然與

前日之日不同情也春秋左氏傳曰享有体薦其典禮盛大矣而易曰二簋可用享又何其儉也夫享天子諸侯大夫殺牲盛饌也必取体薦以爲享者雖常人能知之若夫二簋可用享斟酌損益合乎時措之宜雖豪傑之士有未諭宗陽爲丞長川其上有令其下有簿似乎不得專決時節召百姓耆老告以天下二簋用享之義茲乃丞所得爲誰得而靳汝哉况乎膠東膠西淄川濟南多名士或者聞吾此言宗陽繹其辭以告之庻幾相與荅天心之所向順而服我新造邦之規摹也宗陽前年正月旦日與其里人謁王者祠香爐中采芝一莖又含後秋泉必涸一夕水湧出流湍潸埊故又號芝泉生云

贈彭典史序

始余客袁州淮將歐氏宿兵于袁袁多悍將武夫其風氣貴豐財尚督力最不喜儒迂而寒余時教授里閭而彰思敬吏權司每日見其過市朝而往暮而歸栖栖然野鶴在雞群庶幾類迂而寒者其後袁州納土 本朝思敬選吏御史臺令東土既平思敬授淄川縣典史典史六曹吏之師也我 國家用吏不取其猾弄文法而取其勤實無華夫姦吏揉持事權陰欲與其人反艱大而阻之陽欲奪其人反卑靡而進之低昂慘舒情態萬千所謂吏弊而思敬悃悃抑抑無一有焉況張君丞淄川魏君簿淄川淄川之民離干戈之苦即田里之安自今縣大夫為政之日始矣故典史將行因之以慶彼民也

贈曹主簿序

天下之言善爲政者有兩端焉儒與吏也儒者爲政敦詩書崇教化治身而家表率斯民或者令之而不從則閉門痛自尅責終冀以誠意感動之故不仁不義之事使之知耻而不爲養生百物使之知禮讓而不爭粟米絲絮供給縣官使知尊君戴上奔走竭蹷惟恐後然他日流弊多入於緩弱而不振蕭能吏爲政善耳目陰私常於群衆人之中特焉發摘一二以威制其餘開闔再三悉籠絡在其術數中而文善藏其蹤跡不爲人所料量然他日流弊莫不苦其文深背碎二端之外則有中原士大夫從政者焉在前朝旧爲漢人其人質美不儒不吏恬於守已謂之進則進謂之退則退至其居官臨民確然明辨常曰行其所當行止其所當止不求快意干譽之事跡其平生闕闕功勞

既無儒者儒弱之病又無能吏苛察之弊若今績溪縣主簿曹士誠是已主簿南陽人爲簿三年化民成俗之風不及文儒便巧趨事之習不及能吏勤於讀法審於佐令號爲中原士大夫亦宜矣官滿至　中書將用唐虞三考黜陟幽明之義使之再任其友人王夢弼求善爲詩者爲詩以贈之而屬余序其端焉

贈鄧經歷序

易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昔者漢有天下豐富侈麗幾四百年而天下大亂魏武帝蓄文武材猷出而平漢亂而崔琰毛玠用事專尚廉介以清天下當時化之至於大府長吏自挈壺飡而不以爲恥故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尚且不能

免何獨於國家運氣而不然乎歷考古今理亂興亡之跡大奢之後必然繼之以甚儉在常人以爲訝惟君子順之則吉也滕州鄒彥明豈君子之流與爲掾浙江省用其日月功勞授道州府經歷恂恂謹飭聽受雅言絶不與人競又不能隨於人所服布袍領官給親身被衣不免補綻夫元室奢矣今天下承之以極儉者合於天地消息盈虛之道而彥明達時務之宜樹君子之操他日任滿居中贊畫則崔琰毛玠之風可希矣而及永爲一代名臣嗟乎夫人亦在乎勉之而已矣

送鄧作霖序

南陽鄧作霖司課金華府　國家例革通課司徵其人京中書簡造余讀書之室坐定爲言金華山川秀異漢魏出

神仙安期生尚存里居黃初平兄弟遺跡有赤松觀所謂金華洞天者洞口巨石壓石下停水小舟容二人從石下卧棹入去藥爐丹竈世人所需器物洞中石悉肖像之又先代大儒先生朱文公以女妻黃榦勉齋故榦傳先生之學厥後榦傳王基何柏王何傳金履祥履祥傳許益之益之之徒數人今存者葉景翰范景先其學以文藝爲末慎重百行非禮勿動庶幾魯諸生不言躬行千載之下猶有一二典刑存焉作霖坐幾踰時未嘗善其所司盈縮勾稽若夫州之山川風物高人達士所居賢人君子所尚則娓娓言之而不厭然則通課司者固其仕進之初階而人民社稷之任將不在於若人乎故余聽其言祝而願之也

送張安之告歸序

吳元年二月大軍既取湖州時又圍蘇州於是兩州之境與夫鄰邑之士其素所懷材抱藝抑欝而不見試用者皆詣軍門上書言利害大將軍嘉之取所言詔于 王王命使者徵其人來京師至則一見再見最後召見戟門西耳房內賜食與衣乃爲言吾取天下治天下千萬言不窮又因問曰始元朝何以得天下今何以失天下簡實其辭以對毋徒多言也次當張安之對 王曰吾且用汝安之言臣少孤母氏鞠育至于成人母今年六十五歲祖母八十一歲兩母之命係臣一身 王曰然吾年十七父母沒凡又繼逝去年歸州里省墳墓悲痛何可當此殆人子孝慈之心誰得而禁汝也安之乃拜謝凡廿八人對皆稱旨 王喜再賜以酒命左右引滿酌曰使之醉乃止安之

歸公館文袖書入　省中白相國相國讀書亦喜曰吾將與汝文書出關也余觀安之氣質有信厚之風有審慎之志儒者每恨讀書不得見用於時今時遭　明君爲中夏主辨察君子小人之幾微發紓皇帝王伯之事業安之甘心隅坐而不與聞其事也耶顧安之之志故亦我　國家以孝治天下之道大夫君子未容遽非之也安之歸鄉里凡耳目見聞之所及而公家訪求之所不及或來告于王或來告于執政大臣則身雖處於山林而心則何異乎從政於市朝也是爲序

贈何秀才歸閩中序

吳元年征南將軍受鉞平閩粵諸州繼而閩中八州降附於是八州官吏人士嘗食祿於有司者悉起取赴　京師

前後凡數千人拔其材髦以次漸用之而何孟誠者亦閩中人僑居會稽會稽太守以爲賢而薦之負八斗之材爲詩賦動數千言酒酣挾氣論說逼人飄飄然有凌雲志趣乃旅食既久旋車言邁又自金陵東歸于閩矣何閩中人材用舍之道一出一處其事不偶如是耶嗟乎今天下急事功以孟誠材氣何事不可爲推其道理豈宜背馳如是耶此真人事之不可知也嗟乎豈天欲老孟誠之材使之窮居而野處涉憂患歷歲月增益其心志之所不能慮以其或窘之甞試而徒躓之也耶吾聞陳和仲先生閩中儒者之巨擘也其事親孝其論天下理亂之幾盡言而不諱信實而有徵孟誠所居相去六七里遠朝夕執經問難學以至乎正大高明之域數年之後必有知人之部刺史好

賢之二千石舉人材以亮天工含吾子將安求之其時一見白下必曰浮華盡落非昔日何孟誠矣惟吾斯言也先生謂爲何如哉

贈曹生序

朱先生留南京日而曹生者寔自先生鄉里而來朝夕受學於先生者也生年三十餘其貌甚野其言吶吶然若不出諸口周旋盤辟甚類老人情態未嘗一窺市未曾遊於官府閒造其室覔生生未嘗不在對書吟哦或執筆寫字南京名利之區士人之來者情炎於中爭進取儕而生嵬然獨處若弗與聞知者生誠學者之流歟夫天地鬼神之妙古今治亂之由非靜者不足以察乎其幾生其靜者之流歟雖然生之學既已有諸已又當求新民之術成已而

成物也與余持相人之術相天下士子生五十歲後文學當有聲華為其州之聞人故生歸贈以是言質之他日

贈憲州簡同知序

余嘗品藻天下人材以其人真實而無偽者為第一流其餘雖稱材且知行之既久必有流弊之患惟其人真實無偽雖遇世變處憂患千周百折必達而後已蓋真實無偽者得乎天天且不違人安能奪天而窘[illegible]之乎天策衞知事簡誠字君輔居天策三年總貔虎之士數萬人或治其紛爭訴訟或司其廪給居廬簡君不以材知發之而一以至誠臨之夫策婦人小兒皆熟簡君其部曲之長或受捶辱彼反親之而不以為怨至有命婦之長老乃自為之製屐鞵武夫悍卒最梗教化最侮文法吏惟以至誠動之與

俛首帖耳而從命此最儒者之難事而簡君能行之夫能治軍又豈有不能治民者乎今改調憲州同知吾知憲州之民愛簡君又豈下於宣武之士卒乎予力行之無怠其舊志可也始君輔以字行　今上皇帝往往於官書中見之特與之易以今名嗟乎余言豈敢私於君輔也哉

贈南海縣令序

儒者程朱氏之學甚博而學之者貴得其要領譬如挈綱提其綱折薪從其理倘得所入之門户決然可以造其所至之域然沈潛之資質傷於謹厚窒塞而或不足以得之高明之資質傷於蕩佚輕易亦或不足以得之惟氣質中和湛密而不流於闇弱健決而不失於鹵莽優柔浸漬可以信其爲得要領矣否者雖切切強聒勢如飄風過耳流

水沃石終必不肯一見信也余平生抱負如此所遇纔幾
人懸同及聞吳允思善與函扣其所詣數語即相合允思
時由閩中來始授校書郎而余吏尚賓館竊喜幸同客京
師相與講習討論未幾議立弘文館報罷改授南海縣令
允思嘗言三代已後為天下國家者徒恃慶賞刑威以為
治曾無誠慤禮讓以為教追思三代盛時君道師道備於
一人是以天下萬姓蒙其至澤治而教之使復其姓今令
為南海時節召吏民立庭下告以今天既韋朗命復帝中
國爾民聞風猶頹亦知我　國家以教先於天下乎是故
天子躬行仁義於上文武大臣被服詩書于下爾之舊俗
喜尚奢麗慎不可為也好逞詐力慎不可為也惟當節性
方本內養父母畜妻子外供給公上庶幾易直子諒之心

而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也夕思為儒者之學得其要領為州縣吏志新斯民佳哉驗其知行之功於期月之後也

贈長樂縣丞序

餘杭胡憲旻為吏審密而不苟察嘗為余言兩年隨按察分司行部至荆州之野往復曲折幾涉萬里部使者所按臨軍民兩司官郭迓三四十里許旗旄劍甲其從如水使者官吏纔數人而已彼固畏 天子威命而余又乘氣以加之叫呼以迫趣之則將倉皇失據何所措其手足亂余固知憲旻為吏有平恕之心文而不苛也今茲除長樂丞夫憲旻為部使者腹心羽翼勢如疾風甚雨過之尚不肯輕易折辱下吏况為丞三考歷九載而肯魚肉其民乎吾

聞漢丞相二千石多出於獄吏卒史其故縣丞之徒與

贈鐵員外序

今天下官府之弊尚有二焉吏弊也文弊也新進少年便巧習事而無情實此吏弊也有所設施案驗繁複此文弊也以弊吏屬弊文官府長虛僞之風君子如之何不思革而去之也夫吏欲更練老成敬忌審察服事大官朝夕不離左右文欲輸寫纍白宣通人情可以喻婦人女子是故刻剝之吏徒尔伐傷元氣繳繞之文必也羅織無辜十數爲群翩翩往來訕笑禮法之士者皆吏也厚帙大束抱持來前者粲徽之文也吏擇疏通持重者掌文籍傳言語而不得有所為於其間漸可除吏弊矣錢穀收支注簿獄辭直録兩造口語漸可除文弊矣吏弊文弊雖二事雖除吏

弊先除文弊吏人無所傜弄壞其宿藏之宄青天白日自然其鬼不神洪武二年叔立陝西省鐵從義為員外員外雖比庭人而怓踬機利束身謹潔與中朝士大夫相頡頏度其材可以周庶務其知可以先事於未然盡其材與知可以叔始作則將行乞言於余余故以除弊屬之他日文移省品式成天下行省來取法陝西從義為之師矣

贈山西省鄭李二賓客序

余讀經有閑暇之時又喜為七政四餘之術以推求天下人吉凶嘗曰是術也合萬以為體可以窺古今忠質文之迭遲散萬以為用可以收決天下士一日歷李君李仁叉一日歷鄭君君舉二君之生也同而小異遂作而言曰此二人皆西北知府之格也然鄭先於李也已而朝廷立

山西行省楊公參知省事署鄭爲郎中署李爲照磨余所
言庚幾近之矣夫命者何也人稟受天地陰陽之氣以生
乃有知者特翻法以追一氣之蹤跡歷七政四餘於周天
圖取其人始生墮地之時或順或逆類之而得命所值宫
翕受其餘諸宫因以决其清濁厚薄而謂之曰命也夫鄭
李二君生同氣故易曰同氣相求固當同力同心相與左
右楊公治平山西諸郡破先朝吏治偸小之術而我
國家與民更始之條楊公佐　帝定天下治山西乃其餘
事二君可謂得其所主矣余昔受知於公居京師三年閒
門不與人往來而謗辭盈耳常恐累公知人之明然大丈
夫有所抱負意欲立功名垂竹帛圖不朽固非人人所能
知二公幸爲我謝公曰讒言不足信終當爲公門下士結

草銜環冀圖報於他日也

贈陳主簿序

浙西地近東海而江浙諸山發跡於西方委蛇宛轉走東方山行遠而骨力綏弱是以將瀕大海其勢降殺平伏演迤不復能爲高特角立雄強之狀故浙西多瀦蓄水澤畎澮沮洳故其民俗好尚蔓衍靡麗多婦人孺兒之風率爲好辭以相取容少有義氣形于色辭者實山川風氣之如此豈有人教令而然也陳思可浙西士也獨高伉有氣談天下事論議發揚酒酣顧視孱儒之夫辟易沮喪何浙西山川生人而思可獨不尔也要知思可浙西士之有英氣者也布衣韋帶之士英氣可以超群拔類居官不爲之收藏或者有時而害事余之表兄王純學富而行醇嘗簿于

望江紀語余曰簿望江三年茹蔬菜飲水冒犯風雨寒暑驅馳其爲勞苦憔悴此可爲也而或者嘲之以爲癡人目之以爲寒陋揶揄之言往往入耳此不可爲也今思可浙西士穎脫而出者也抱負英英去簿于撫之崇仁縣卓立不群賢能有守奚取於余之贅言哉特舉王簿簿望江者以相告庶幾利用安身官三年進與朝士論列簿崇仁未必久淹也

送醫士易致和還鄉序

大史院主事龍公溥來語余曰易致和將還其故鄉或者贈之以詩予宜爲文敘其端余惟古今天下國家不幸有兵革之難百姓避兵流離轉徙兵禍歲復一歲不能轉徙歲復一歲愈遠有如池萍數過風波衝冒蕩激萍根生微

弱不勝風波氣力猝遭風水相搏之勢分散東西南北無復可尋其舊處萬一饑寒不死僑居他郡歲久長子孫數世之後問其姓氏所由茫然不能對若今易致和豈有此患哉易本蘄州人因亂客金陵名隸醫籍官醫諸大夫推其能命詣北方軍前於是由汴涉河周流於陳鄭之境幽趙之域軍中往往稱其善用藥凡一年還于 南京請於諸大夫乞歸蘄州諸大夫雖甚愛其能又不忍違其請故詩人善之作詩以美之余特著浮萍因風失所風定萍得返舊處而不能返者視返者為甚難也

贈許時用序

皇帝遣使者徵聘天下奇士萃 京師而科舉之士會稽許時用到公館相見聽其論議和樂易與不爲矜嚴斬絕

之行余固疑其有場屋氣習也一日將用作詩用歌行體四坐誦詩余在隔壁聞之軒昂道麗音節琅然余即內訟以為人難知深悔昔日所見為不然也嗟乎文章小技尚不容易以測知之況君天下廣居行天下正道抱負之素設施之大哉見今 國家用兵征伐萬里之外百姓有饋輸之勞官府有督責之憂屈鸞鳳於枳棘官天下者不省為數年之後倒戢干戈包以虎皮尹翁歸以詩書為郡韓延壽用古教化以先民許先生也於斯時也可得而辭乎先生將行求余文是為序

贈張士諤還浙東序

國家新定天下而典禮未秩故有所製作則召天下儒士稽古考文斟酌舉行大槩本其已然之跡於唐宋會要二

奇若夫損益折衷則取諸文獻通考一書于時溫台之士參詣　闕下者五人林景暘信實不華陳繼善圓而不滯王友諒方正信古舒仲德善交名公卿而張士謌落落不羈有孤雲野鶴之趣時議分封親王鎮天下五人者遂作有事于禮部暮歸抵宿館中凡數月禮部移吏部將官此五人而士謌嘗爲余曰始州縣奉符文謂講禮既畢仍放還田里倘此志既遂余欲爲道士終老泉石余聞劉晨阮肇仕天台得仙術士謌豈欲繼其蹤跡也耶士謌有仙才謝縉紳之揖讓與猿鶴相周旋況又工爲文爲詩注參同傳火候幸寄我塵埃中慎無以俗士見棄也故於其行也致此禱頌之意焉

贈草堂醫士序

天下喪亂以來士大夫離親戚去墳墓游處於四方近或百里之外遠或千里之外與人無夙習之相雖左右之先容而卒然邂逅居處飲食疾病扶持仰給於他邦之友朋取知於一時之氣義夫四維不張三綱滅亡彼君臣父子夫婦之間其懿德甚多而朋友之義獨得不絕其故何也朋友以義合不以利交也夫以利交一臨利害遇患難雖至親骨肉反睽若不相識朋友之義則不然也有無相通觸犯不較是故雞黍之約終遂不違解劒之許已死不負夫何爲而然哉以其不爲勢利發乎中心之理義而已矣假使天下有道三綱之秩序立五常之典禮行則天下君臣父子之相與莫不出乎中和信順之軌豈獨朋友之交不以勢利哉其嘗避難跋涉千里客于洪州洪州城[illegible]衣

短衣著破帽又轉客于臨江在臨江遇疾几數月不愈時無父母之愛憐妻子之承順所侍者歐陽君一人歐陽君善醫早晚就視來往不倦又屢以成藥見饋久之乃平復嗚呼亂離之際孤客之縱設其若不幸死于清江之上亦永已矣歐陽君何嘗萌取償責報覬覦之念者哉此歐陽君得乎朋友之誼純於道德仁義之歸而非有市於勢利也今天下亂極將治皇建其有極倡三綱五常之大以爲民紀必有取於歐陽君其人故序其事以驗之異日焉

贈清江縣楊典史序

昔在壬辰之歲江南州縣大亂豫章地非形勝旣僻且遠亦不免於用兵豫章統十一郡客據宜陽郡日夜攻略十郡于時十郡將之稱賢能者皆曰臨江定子靜今入爲刑

部郎中是也子靜守臨江地不足百里兵不滿千人徒以能任豪傑選士卒故屢犯大敵以寡敵衆轉危爲安若楊與史者子靜幕府之士也以是知天下列土紛爭雌雄未決我得一士則立可與彼失一士則遷以亡古今言人材者國家之寶今觀於郎中之事業其言豈不然乎其言豈不然乎然楊其當百戰之秋在軍中握機權出奇謀設秘計扼其喉亢何其雄也及四方既平兵革不試迺持文墨議論爲清江縣與史屈高材於吏牘抱牛刀以割鷄又何其小也與史亦頗頗愠見於色乎與史無愠吾聞丞相將收吳楚之劒客策士北向以爭天下郎中言諸丞相與史豈久沈於下寮者故爲之叙言以飛其方來也

贈瑞州彭經歷去任序

上潛邸在豫章時吉安郡使彭燦章詣軍門上事至則詞氣慷慨數陳數千餘言皆帝王公侯大業　上嘉其讜直謂其敢言錫燕再三未幾擢爲吉安郡經歷又未幾由吉安轉授瑞陽郡經歷吉安劇郡瑞陽切抵東南邊經歷弛張一府事宜故出乎彼必入乎此非徒備員而已也經歷在瑞陽郡其太守則馬侯俊卿馬侯起軍中未嘗讀書然聰明識事幾又委蛇寬厚甚類長者經歷持文墨考典故毅然有守負氣不阿侯知人善鑒別面謾不行與處既久乃大信服以故彼此相資如左右手余時客馬侯家常侍坐飲酒至夕侯具道平生少年時事俶詭變化不肯局趣其機知有過人者經歷亦自言其志則踈張闊落意在天下國家余退而論曰侯固眞實有計謀者經歷其志嘐嘐然

近乎古之狂也可與之有爲者也二人之情好益密余何幸從叅其間朝夕游焉出入風議抑孰知天道之虧盈迭生人事之得失抑至經歷在官僅閱二十有八月得代告去矣嗟乎經歷得代而去焉矦爲之撫髀憤恨不已矦不爲抑邪與經歷同道故以爲進退天下人材要不失大體也而余亦寡交游少出往時或過市吏卒必趍道左拱手問曰之經歷之家乎善乎焉矦之志在於公義而余之歎息在於私恨乎遠離之速也是爲序以道矦之與余惜別不忍顧留之意焉

送吉安胡大守序

我國初新附之郡郡城置軍居守謂之官軍不幸邊鄙有寇盗竊發則官軍常少不足於調動必資於鄉兵而鄉兵

之精者常在於沿邊列徼之地是故以吉安一郡言之自廬陵之安福沿邊一帶其地數百里邊兵之精者其數亦不下萬人計其首尾相銜左右相應綿亘羅絡隱然若長城是故驅之以攻則熟地利而可以為鄉導藉之以守則皆土着之民免徵戍之勞無懈散之患此所謂邊防者也是故邊備脩則我可以圖敵而蠶食其地邊備不脩則敵可以圖我而我常失地天定元年丞相奏胡某守吉安吉安與袁州為隣常時受攻令吳彥之至吉安莫急於先脩邊備脩邊備莫急於先理邊兵理邊兵莫切於通民情而善任使或召其長而詢於庭或召其長而勞于野日夕與之從事嚴而不刻狎而不褻以得其勇怯之情以威其剽猾之勢殺牛釃酒則合以燕犒之禮論功行封則諭以爵

級之賞將由大守一見其民即知某可任偏裨小校某可當先登臨陣司筦庫者有其人主饋餉者有其人不十數日之內兵間歡喜相傳情服各當於是盡籠絡闔郡豪傑部署之而吾之一軍成矣有事則郡大守稱郡將將鄉兵為前驅省臣將　按行徇定所下地以示尊重大縣官軍與鄉民有　利不便利也又郡將任其勞以逸遺大將貴賤之等也官軍如木生幹鄉兵如幹生枝葉是故枝葉弗蕃則不能以庇其本根矣又千里之地如人一身血氣周流通于上下是為平人不然有所湊滯不仁則不免為有病之人矣然而官軍嘗恥視鄉民鄉兵甚嘗試官軍坐觀成敗休戚漠然和之使兩軍無違言事出一家指臂相使亦在乎大守而已矣大守將行大夫君子皆贈以言

此獨先軍務而後民事者舉吉安之所急者以告大守也

記

止水齋記

人之有神明所以察識天下萬事萬物之理者也然神明之爲物出入恍惚不可執持必有收藏定靜之墟然後時出而用之則其發之也可以期於必審矣譬如以目覩物游目不足以得其精粗之跡惟注目可以得精粗之跡故重艮著於易君子法之則倡主靜之學焉夫天之於時日秋冬所以息萬物以爲來歲生長之基圖暮夜所以息群動以爲來日運動之基圖故曰靜爲動根也吾嘗驗之吾之一身一心鷄既鳴曙鼓將動蟲聲唧唧四隣窸窣時蓋睡已足而眸子瞭然矣四支之體無反側五藏之氣未交

馳庚幾虛明湛然在躬則思念疇昔所業詩書之文情思宛轉纚纚成誦迨夫群動作而群情興則向之能事遽已顛倒錯亂而失之矣始悟本吾身也本吾心也而神之宅與不宅事物之能獨察與否昏明如出二人何其相去遠遠哉浙東士繆與權臨池作小齋扁曰止水介其甥鄭彥才求文於京師之學士大夫故記余之所見擬余之擬歷以質之於止水之君子焉其然乎不然乎

孝萱堂記

錢塘張訥年三十餘儒而習事曉達官書

今上皇帝特愛之擢為秋官之屬治獄鈎隱察精識議家幾除　中書檢校刺舉六曹無遺漏又未幾以直言悟

上意拜監察御史揂直井井不阿附長官人皆稱曰此材

御史也未必知御史之材本於氏成之也母生三男子而祈御史日夜趣令就學啻惟恐其不爲儒者學成果遭遇明時而母死不見之矣夫父母皆慈愛其子然大恩一本母道尤其危苦故天下古今母子之情尤切親表中母嘗生一女子而母因乳病甚母且死執其家人手曰我死汝善視此女子左右曰爾身之不恤而女子是顧也耶母張目曰是本剖取我身之肉也我寧得不顧聞者莫不傷然悟此身皆親之遺體而坤道又成之也與故蓼莪之詩亦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夫父生之母鞠育之長養之顧之復之出入腹之勤勤懇惻辛而至於成人故曰大恩一本母道尤甚危苦古稱慈母其最善名狀也與故母死子在母子夢魂相與常若驩如

平生者斯固常理也何足恠哉余故著之為張訥夢萱堂記以見父母之生也其子喘息呼吸氣通於親父母既没其子男憑依睡夢浮游儻怳與彼不死之神放浪大虛亦未嘗不相通也所謂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是誠也昔者仲由不得聞於夫子著而夢萱之孝子其亦深念之也哉聞之曰訥者毋命之名以示戒毋知讀書

臨海軒記

儒者治一畝之宮環堵之室必揭名號於堂房而朝夕仰之者蓋將以遡其本始識其慕思豈特為燕游之奉而已耳建安林擇善系出台州臨海縣元兵下江南其先祖從兵俱入八閩後遂卜居于建安先祖没時父不幸年幼父没時擇善不幸亦年幼以故台之族氏里居不得而詳焉

今擇善構軒臨派扁曰臨海臨海者林氏一宗之所聚處也明夫身建安而心念臨海所以不忘天台之爲本始也士大夫臨腰軒中徒見東西兩水會于玆軒之下汎濫停蓄澄潭百頃漁父鳴榔[illegible]客遊眠其右則驂鸞古渡昔者飛仙嘗駕鸞鳳以至止其左則奇峯秀嶺狀如獅虎之勢其前瑞華一峯州之望山屹若賓敬而不可狎後直梅山乃漢梅福煉丹之所擧山川之秀麗爲玆軒之勝槩者人皆知其然矣而不知軒之主人當客散且去之時燕坐默想慨天台之遐思訪臨海之無時諸父兄弟斑白耆艾東阡西隴歎蔓于野何時一到故鄉遍拜與言及此能不爲之神動悽惻故臨海之義乃莊舄在楚之越吟鍾儀因留而南音止以爲逸游之好者非矣擇善恐他日子孫不知

此意乞書之以垂于久遠焉標善今為登封簿

環翠堂記

余備員尚寶館隅牆有俞周善者昂藏手七尺之軀舉止易直不喜與孙文之士周旋磬折及紬繹其言辭確確然好生而惡殺予正而抑邪乃昔者天下擾攘之時嘗倡率鄉兵以護其井里者也家於涇縣為縣世家祖父皆讀書能為文周善獨以武立功四五年前搆堂於其故居之側其堂屋水田近抱蒼山外圍故扁曰環翠吾見吾江西數千里之地頻歲遭兵火故家喬木蕩然一空閭至昔歲釣遊之處荒基蕪蒼桐樹羅生青蒿幹直如柱許大夜來盜虎經過比曉蹄跡尚新或若舟人上下登岸求薪蒸觸荻斧斤所至芟夷尋丈則見井灶宛然具存若夫登高騁目

猶有棠梨開花兩三株在左右名軒檻隙地欲問其家人何所之則十數里無人烟鳥可得而訊其蹤跡哉借曰此天運循環除舊布新之義也而近年以來兩軍角立赤以主寨主白以義雄對執兵權翻新室屋巍然高且大牛羊鷄犬散牧滿田野而其人類多狠愎無術不知天生真主出而平一天下猶豫持兩端不忍納土至煩王師攻覆其巢穴竟亦焦土而已夫可勝歎哉今計吾江西兩家遭罹焚滅之時正俞氏鳩工繕脩之日也彼因用兵以毀室周善因用兵而起家豈非祖宗有忠厚之澤子弟善繼承之道兵家審向背之宜天心究逆順之理是以有此屋也余未嘗升堂覽其山川之勝槩姑述凡作室於斯時者蓋必有其由來以為環翠堂記也

劉尚賓文續集卷之三

書

贄劾參政書

某惟古者儒臣之有治効自伊傅周召而下在漢則有諸葛孔明文武長材創業三分唐則有陸宣公周識幾務力扶中材之主宋則有王文正公深沈厚德塡服天下李文靖公在謹幾微防於未然寇萊公雄姿獨斷控扼胡兵其餘若畢士安飭躬謹行杜衍抑絕僥倖韓琦身任天下文彥博老成碩德司馬君實至誠動人此數君子皆儒者而卓然有治効大凡儒者當觀其器識何如作為何如非特能為詞章而已也近世以來七八十年華夷同風天下無復有內外之辨其用人也貴能擀切把持其觀人也貴有

嚴獮殺伐於是儒者絶不知所以為治効不過留連光陰
賦詩飲酒酣放自娛樂而天道好還乃有
王者起於東南應天順時作都建業觀其威動區內不嘗
殺一無辜勢壓鄰國不肎自起兵端纂神禹之大知行其
所無事所以闢地數千里無非因其可有然後從而有之不
自為謀也志王道之平平陋伯術之險側舉江南之民納
之洪鈞擒其放僻之尤範以馳驅之正小人畏威而奉法
君子聞風而服義其也何幸際遇斯時流落君表閱歷數
年日課市井子第呻吟簡編方且顙然伍於齊民不料表
公察舉乃錄鄙名儕於表國從官行中例進於　中書中
書馳文命曰起取人材重　中書之樹名數文行之末副
悚懼冉三逃遁無辭乃諏吉日買舟東下順流至乎豫章

而[illegible]叅政都君大人先生負儒林之孤願作藩輔于茲土仰惟大人先生體立而用周行醇而學博天下不幸大亂弥年民心好徑一旦由乎康莊反若若其迂遠所以治民事於此時最難能也而大人先生統理十餘郡公事皆至于前曾不為高材盛氣所驅使方且與之曲折而委蛇循名以求實尚得其情哀矜勿喜此非仁厚君子有天下之量者不能如此容受此非儒者器識之過人作為之有素不能如此通達是故纔棹水滸來拜畫省一望君子之光儀參大賢之縈度與其談儒臣之効歷歷於昔時豈若親見儒臣之効得於交際之間也哉其不勝悚息以俟

贊江西省傳提刑書

天下何以至於大亂也六合之內億兆人心昏溺之至是

以是非黑白無辨無別紛紛攪擾而馴至於大亂也天下何以有平定之時也必有清風倚節之士居於高位播其蠲潔於上以清天下派濁然後百工集而庶績凝也夫天之於四時春夏生長萬物秋冬收藏萬物倘天運無收藏之妙則陽淫而蕩專華發泄歲功何由而成故漢以來國家立部刺史之職取法天道誠以清派濁而肅百司也況乎三代以後王者無巡狩諸侯之典則上之人耳目聰明何由得知天下生民休戚故選諸近侍之臣與夫天下名能之士列居烏臺栢府春秋行部按臨郡縣徧觀民風之醇麗無察吏治之得失是故按臨之官耳目之所加即王者耳目之所加矣按臨之官聰明之所及即王者聰明之所及矣故又曰風紀之司為王耳目之官也王者君臨天

下九重深居舉耳目聰明相委寄其人非知大體可乎非能察迩言可乎非身任其害為民興利可乎非端人正士貪吏望風解印綬而去可乎非垂髫戴白老稚雜擁使者之車可乎君乃苛舉細事或乃生事甚責或乃濟刻無恩或乃廣立聲勢若此者望其澄清衆濁則容氣紛擾能如秋陽杲杲可以收藏萬物乎望其為王耳目則外物紜紜交於此物以物交物牽蔓無窮又何有於聰明哉天華元

命　吳王疆理江南芟除草萊初立州縣繼而又立提刑按察司而提刑傅公大人先生寔長寮案三數君子霜松雪栢獨立於百尺之崖石固可以表諸司而關睢麟趾燕行乎千里之封疆又可以煦群黎此真為王耳目而清衆濁矣僕也一介書生年過五十篤志向學流落居袁袁國

公薦之　中書中書移文起取毋行過豫章作二書一書贊提刑俾公一書贊參政楊公二公心術正學術正爲王大臣僕也願立下風求得大夫之賢者而事之是亦夫子所以訓端木賜也又何爲而不可哉

上傅參政書

余年三十餘撫州有士人黃脩業者來敝邑問嘗遊吳草廬先生之門否曰嘗及門受小學書問數日復往問曰小學書亦有深意乎曰有綱領有條目鋪張位置淺深緩急截然有倫理而不可紊亂旋歸急取讀之累晝夜脩業所傳信不誣也自此持之以施教則綱舉目張但覺諸生誦習揚揚如有喜色時或扣其所得則應對明辯譬如將作室彼且有成室於胷中矣信乎孟子之言曰以其昭昭則

能使人昭昭也於時正讀詩三百篇亦嘗慨然掩卷而思之曰夫經者經也一經一緯可以織成文章以為質也又經者如二十八宿為天經各聯絡諸星為部落亘千萬世不動移既謂之經必可綜理何為顛倒錯亂如此哉中心懷此疑坐卧念之累年最後學易始悟古今天下國家政事文章皆秉一時運氣而著其百為之情狀也是故詩人緣此運氣以發咏歌叙詩者順此運氣而次第之以著始中終聲氣之異天地氣化盛衰消長之跡也以此忘其固陋取周家八百年聲歌之所被易其舊存而順布之正經之外別為一書號曰詩粹故嘗脩其大勢而終之瀏瀏乎如長江洪河垣垣乎如九逵達道蕩蕩乎如青天白日於是即文章之盛衰可以推求國家盛衰一代氣化升降汚

隆其跡盡在是矣是法也本由秦焚書殽亂於漢初儒者之手後世諸儒註釋雖極詳盡不過絡繹於棼絲之中而一裘之舉至今尚未挈其領也茲非曠世之缺典乎然則經固聖人之經也今所脩而正之者止救漢儒之失而已矣故三百篇正如天子會朝文武百官班序有圖耳且後來編詩之士尚不肯錯亂無文或以年紀譜之或以分類類之故此三百之序雖曰一時初見未免驚疑徐而平心察之實亦自然之理也愚之所見如此不敢以為然茲遇大參都君大人先生高材卓識立見幾微浩氣英風曽無摇撓其是與非一見決之故敢以其書獻之左右竊願取法於朱夫子小學書以庶幾於萬一也惟大人先生矜其愚誠進而教之不勝幸甚悚息以俟

荅郭士中書

讀經之法不貴乎貪多務得貴乎有覺而已矣程子曰學而無覺則亦何以學為哉覺者何也自己聰明知識也聰明知識人人有之但梏於氣質之偏駁淪於百為之攪擾學者知其然也則求知見眞實之士誘我中心牖我蒙蔽則用靜室危坐精思其故思得其故又徵諸前言往行以還考其然必也是非與近似辨之至當然後自己聰明知識漸漸發露自此收日新之効矣若只悠悠唯唯似有似無一時聽信托諸唇舌不將自己聰明與之脗合契勘訛言是非只隨他人脚跟走若爾所為倡和過日則亦安能眞知古人之說為不然而今之說為然也僕向與士中嘗讀詩三百篇矣又讀中庸矣即用所得於僕者較量古人

註詩者凡幾家說中庸者凡幾家孰遵大道孰好徑者僕與古人長短得失必有一在矣此如持五穀較論精粗立得其精與粗布帛較論長短立得其長與短又如兩家聚訟旁觀者立得其曲直此二書者認得真終身受用不盡然後又推之以及他書只為不曾用自己聰明知識審思明斷引動胷中活水熒熒然以耳目逐他人却怨僕不言言之又厭少如此者僕毋論一經亦不過前日一士中而已氣質何由變化知識何由增加僕始從師小心下氣耳聞一言恭敬奉持如臨神明所以有今日一步長進今一切視為泛常容易世間亦安有虎豹犀象而可以畜犬畜之也哉之二經者言文章莫能先乎是矣言義理亦莫能先乎是矣其書雖不出數萬言行之可為百千萬言吾望

士中持此以名家以垂後而曰欲棄去未成之學免取笑侮用舍誠在士中僕豈能必人之我從哉如不我舍者孰肉必進火種麻必屢犂磨鍊揉治不厭不倦然後自己聰明知識一旦沛然湧溢遂進立於古之學者之列若曰別有速化之術者吾未之前聞也吾未之前聞也

戊戌五月擬上劉晉昭衆議書

古今天下大亂之由往往不同有暴虐之君毒害天下民不堪命乘時而起者有百姓饑餓上不加恤所在千百爲群相挺而起者有强藩巨鎭蓄將弄兵窺伺中國一時暴起者若今日之所爲皆非此比正以夷狄之運將滿百年自古夷狄之君無百年之運觀於天下國虛無人地大不治天心厭之其徵見矣哉

朝君臣灼知其然遂倡 皇宋

之正統掃夷狄之閏位數之以君子在野小人在朝數之以貪官污吏布滿中外數之以膻腥中土數之以毀裂冠冕　宋以火德王天下故車服旗幟仍尚赤於是乘上流之勢鼓行而東趨所過保結小寨破壞富強求得丘民之心然而網疎有所遺漏民迺結黨與號白軍與我為仇自此兩家不相容殺戮荼毒各務相多加之以饑饉因之以疾疫於是兵興以來天下之民十室九亡嗚呼既往之事追悔無益為今之計宜如何則曰莫急於解紅白之仇解之之道宜如何開誠心布公道脩好問通往來諭告尚紅者吾　宋之民也尚白者亦吾宋之民也豈有宋民還殺宋民爾迷不悟徒自結怨彌年彼力既疲而中有慊闚吾招之必喜得我而解仇來歸再三不從舉兵加誅我直彼

曲勝負有所在矣得尺則王之尺得寸則王之寸尺寸之地治之合法選賢良任豪傑誅姦鋤暴行之既著而視彼未附之民拘就殘之運方且日夜遑遑不得休息以日慼之土地供無窮之饋餉彼民見吾事功如此其可慕見彼事體如此其可愧皆將爭殺長吏不煩兵而應我者有之矣總之以官分文武而班國立軍民二制文班治內武列治外在內者課農桑興學校鳩聚國中之民思有以養之又思有以教之專一供給進兵不至匱乏在外者沿邊有亭徼之嚴列障有烽火之警包絡河山出入千里鉦鼓之聲相聞專一衛護內地不廢耕穫其有擁強兵不來庭者姑且與之結好連和觀釁而動至於大舉北伐又在審得時勢凡此我 朝立國之規模取天下之大略子孫帝王

萬世之業當如此也伏覩執事先生以英勇之姿轉圜之如解紛治劇變化不居真可以毗宰相而佐上台諸生狂談或有可録不於先生之前而陳之則為當言不言失事幾之會矣惟詳察焉

上魏提舉書戊戌五月擬作

天下初定治之之方何先亦曰莫切於正人心蓋天下每當叔末之世民情擾擾莫其律紀皆熟行險之機詭遇之得故曰天下初定立法施制衆志大定莫切於正人心者此之謂也正天下之人心固如此正天下之士習亦如此矣天下不幸中國之運衰夷狄之俗與氊裘之君遂帝率土當其革命之初父兄耆老相與驚怪以為異類歲月既久漸及百年後生子弟耳濡目染精神心術與之俱化

故近年以來天下之士習斁壞彝倫篾棄禮法丐求便利狙譎無耻於是士大夫皆有狄習都會之地五方之民群處雜趨氣習不同同於猥媚商賈之風自衒自鬻故士大夫又有市習其爲文章取給多言不尚體要至於誦詩讀書不過以資唇舌而已是以幼而習之壯而不知一言爲可行故士大夫之學又有俗習天運循還　宋德復興執事先生以高明正大之資剛毅果敢之性闊略細故勇於有爲當監司之權蓄澄清之志遂與文莊紀綱列郡夫今列郡士大夫即先宋士大夫然而宋士尚廉耻宋士有氣節何當卑汙苟賤志行瑣瑣如今日者哉然而性本善也學可至也向也扇於國俗陷溺其良心而不自知一旦有仁者而居高位倡以中正仁義之學被以廉頑立懦之風

則其下靡然而從之矣所以列郡之士風士習其猶權衡乎權衡之低昂是在乎先生其猶樞機乎樞機之轉移是在乎先生方將低昂之轉移之正當

天命惟新之際四方屬目之初示之以好惡之微決之於取舍之著爲之趨向以身帥先將見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尚之風必偃以此感彼彼必嚮應聖人之言豈欺我哉敢以此說獻之先生伏惟察納不勝幸甚

回瑞州馬總管見招書

某不才始從父師學爲有用之學學得其統遭天下大亂兵革四起忿欲杖策詣軍門與之論帝王大業或捫虱與之論當世之務又以事出于謂非儒者之正道是以默默在此行年四十四守一室不爲人所見知乃梅窓經歷自

陽來洪備言君侯仁慈寬大之德天資粹美所行皆與
道合示我尺書則君侯自署其姓名啓而讀之詞意鄭重
使其君君侯賓客之位再三思惟何以當之其惟王公大
人所可好者何限而君侯獨好夫儒者儒者博而寡要時
人以為迂闊者也儒者果有何所好而君侯好之也雖然
明於天地日月之奧三綱五常之大皇帝王霸之運萬事
萬物之倫不為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慮以為凡事豫則
立以為凡事漸乃成先義而後利貴德而賤刑昭昭乎是
非之源鑿鑿乎治亂之體此則儒者之能事而以為迂闊
可乎哉君侯之好儒者吾固不知其果然也然梅窓君足
以驗之矣梅窓鄉之正人直辭勁氣不肯阿附權貴聞君
侯與之相與提挈如左右手則君侯之好儒者出乎中誠

吾何慮焉吾何慮焉栖㤥耶欲與吾同行值有藥褁之事
姑俟來春當得躬詣大府先此奉復伏干照察

答趙仲實書

某之生也四十有餘年矣二十年值元衰之運天下文學
之士靡靡趍於敝壞度不可以得志於當世也十年而值
天下擾攘兵革並興亦非吾道可以行之時也於是屈身
抑志忍尤負耻姑且從人以求食吾黨之士見非笑者有
之矣聞吾言背馳而去者又何恨也而吾趙君仲實抱不
群之才禀忠信孝第之質闕於素識一旦聞饒君國瑞之
言遂辱爲書道古聖賢所樂意在見屬讀之終篇茫然增
愧赧雖然其辭過稱其意過厚某固傍徨退避不敢當[illegible]
空谷之中聞人足音焉得不爲之雀躍而喜也哉似聞

肯見過則相與具道平生學術出處之大節亂世以來是亦一快事也跋余望之

雜著

山東高翥傳

元高翥字伯舉濟南棣州人北齊神武高歡之後高祖溫以武功仕金為經略副使知山南兵馬使曾祖王在蒙古國事世祖皇帝為鎮撫領十字軍從下江南登卒祖珪歸文職其後珪奉父喪歸葬山東因廬墓側日夕養母為享以前職蔭其族人而族人居守蘇州珪子翥翥尚氣義力田牧善騎射好讀四書通大義而止不為儒生呻吟窮苦之業又好施與歲或饑疫分食以食饑餓者買棺以殮病死者鄉里豪家大姓翥弗與為友遇布衣素士則摳衣隅

坐執禮愈恭居喪莊嚴家人不見其笑嘗訓子弟曰汝等不學好人我死後雖殺羊大享我神必不汝假不汝饗也小心謹慎儕列中人我瞑目地下無恨矣常時泫然流涕思念祖宗以來職業日月如流兒功名尚未就將柰何於是由中書六曹小吏累至太平淮安翼提控二子長𤣱榮次仲暉榮年二十好劒術其射能中二百歩之外天性孝謹翁嘗撫之曰兒有祖風龍鳳元年榮率百人從吳王軍與陳也先戰而死翁家不知榮存亡令次子暉來軍中訪求之翁妻懷孟馬氏甚喜聽人誦孝經儉勤有禮節日夕憂念不見榮遂得病死翁獨居無聊賴又自挈其小女行尋至龍灣亦死有施氏者爲之掘地襍畟而藏之兩月父施又死時暉從征鎮江所以至今不知父塋所在

禪居城中頸引領西望虎踞關山川為之痛哭長號而已矣大史氏曰自元室大亂十四五年其名卿大夫列侯將相之家懷圭玉曳組綬腰插虎符餓死溝壑者何可勝數或者天將醜富貴者之德無所肖似故使之湮沒而棄絕之也耶而髙伯舉毅然有烈丈夫之風何爲乎流離遠徙亦復與之俱沒其故何也亦曰元運將終其命於理與數者雖天地鬼神莫能逃焉而況於人乎然而伯舉終必有以異於彼者天將使其子嗣興也耶

雲溪說

瑞陽郡經歷彭煥章受約束於洪州大將而歸語余曰子知雲溪之為號乎僕謝曰未之知也煥章曰雲溪者今江西省平章胡公之所號也又問曰子知雲溪之為義乎僕

起謝曰敬求聞其説煥章曰陰陽之氣和則烝而為雲嶷
而為雨方其氣之初升蓬蓬然起於高岡亭亭然駐于
絶壑邈焉悠焉可望而不可挹此天將為雨也少焉絪縕
變化混合一色浸潤乎溪滙緜冪乎洲渚此天已為雨也
故我平章公作鎮江西蘇一道之疲民領列郡之賢侯璧
之雨雲自山出溪溪流洪源引帶衆水厥號雲溪泄雲為
雨象實似之矣嘗歲五六月稼穡[illegible]三農之耘已畢百
穀之興浡然人力備至天時罕臻乃有密雲不開冒發大
溪溪旁竟土博大平夷上天同雲甘雨是施野夫不勞父
子其嘻嘻此雲溪之所以為潤物也已而雲收雨止俯視
乎溪之水則大聲渢渢濺濺飛龍扶闡日之支流會江漢
以朝宗此雲溪之居于位所以紀綱乎南方諸侯之國也

是故雲出溪而為雨為能成其潤物之功溪得雨而流深益以資其赴海之勢曰我相君授實製名取象雲溪豈不然乎夏聞而應之曰唯煥章遂命記之以為雲溪說謹丹拜而獻之相君焉

書味齋銘後

天下可食之物食之皆有味天下所事之事事之皆有味惟道也淡乎其無味何以名之曰道顏淵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終日燕坐心齋不離須臾是之謂道夫燕坐心齋為道又有何味見天地大化廻旋遷斡具於吾身含藏文章太樸未散玩而嗜之五鼎之珍不與易也回視百貫坐肆其欲逐逐么麽碎爛不盈巨堅者孰勝於顏子心齋之為味至醇而食之饜足也哉枯菴吾宗愈自稱味齋書

味齋銘後

跋徐縣丞任滿序後

余讀今番陽士人李卓贈徐縣丞任滿序慨然作而言曰天下理民之官司其為政優劣銓曹何由得而盡知之也耶或因文字紀錄亦可以槩見其人事體也耶卓言丞為興安因公事而出者十九在縣者十一凡縣有所壅底多因十一以跡利之又嘗攝德興五旬執其縣之豪民以嚴猛稱又常攝餘干四旬有賊於民民勸趣之以仁恕稱京師天下人物之都會或得其面而不得於其言或得於其言而不得於其行事之蹤跡始與丞交際於旅進旅退之中初不詳其為人繼讀李卓之文則知丞本能官者也是以曰古之君子立言以行遠向微卓言安知丞之為然

[illegible]丞字師禹別號梅隱[illegible]天下清[illegible]取草
木之堅剛瘠悴以自况世固多有之而丞之臨民卓之為
文故必張而大之者或者今之司勳考功得之兼有所取
焉

龍興路魏僉府開設義塾榜文代人作

當職龍興路僉府魏某忝貳郡守佐行教化自從到任以
來夙夜以思為政之道莫切於教養人材然而人材果何
道而可成於是剏設鄉校四所收召國中俊秀子弟屬之
於客以造就之然而童子之師句讀之學遠則十數年近
則四五年乃可以望其有成功謂凡民年二十以上自國
中以及於屬邑果有賢良方正之人聰明才知之士我皆
願與之遊以講議古者脩己治人之道明體適用之學凡

今勢利之俗毋薄仁義之人仁義之人何可薄也由言仁義非行仁義也果行仁義雖王公大人欲與之交且不可得況勢利之俗敢輕之乎吾聞之曰古之王者拜受賢能之書王何故重此拜獻之禮知賢能國之蓍龜民之領袖無蓍龜昧於得失無領袖散無統紀欲天下不亂烏可得也以故四塾之設謂四塾之師曰其教先主於變化氣質涵養德性然後讀書明理格物以致其知窮究天下許多治體及其成功要諸有猷有為有守而已凡此諸生學成之後使其不幸窮而在下則終身為君子不失於令名以厥所學淑諸其徒使其達而在上則或立朝端或領民社為才公卿為賢守令期於以一人而教十人十人而教百人百人而教千人顧此千里之郡賢才衆多如此居者為

國人矜式出者為王朝羽儀人才不幾於成巳乎舍此他求未見有奇術也若曰此說不然止以呻吟詞章玩好字書及之於身曾無清明之德措之於事曾無施設之方自高自賢輕世慢俗人才如此非邦家之光非爵祿之器非區區者所望於賢明師友也蓋當開設之初輙述巳志告諸與我同志者幸垂察焉

禱雨文

維年月日亞中大夫瑞州路總管兼管内勸農軍馬事馬某謹昭告于龍王神之靈歲亞六月稼穡浡然而興農夫之力備至所欠者時雨而已茲災之餘民間靡有遺物軍國之需萬民之命所望者一稔而已然而數日以來雲氣鬱爲吾吾欲雨竟以不雨思念其故豈守土之臣治化弗

彰曉聞于帝耶豈此邦之民敬共不脩褻玩于上下神祇也耶是以天地鬼神不加憫憐密雲不雨以示警戒也耶愚民何所知罪在守土之臣而已矣望加罪守土之臣

龍王與我奏諸上帝蠲民之罪各賜以甘雨以作我大田以惠我疲民以助我軍國之用則我與 龍王共食此土亦永有相依之好也謹告

禱雨龍王文

維大義二年歲次辛丑四月辛巳朔越三日癸未嘉議大夫瑞州路總管兼管內勸農軍馬事某謹昭告于 惠澤

龍王神之靈某托守此邦已歷三載歲復歲日復日自揆與神精神感格愈見交孚有如好惡之相同休戚之相關則某有大不便之事人所不能為力所不能至安得不赴

悉於我龍王之神也哉今茲之日時維四月蠶麥漸登截禾在即而自春徂夏雨澤稀微四郊土田尚爾未墾天道過暖秧老生節曰官曰民皆曰五日十日不雨上何以供軍國之需下何以續萬民之命為此遑遑切於膺懇雖帝封江湖不得擅便然而天地之大德曰生賞過無罰伏望龍王曲加憐憫上奏 天庭乞求甘澤少逭吏民之誅以紓目前之急誠惶誠恐不勝懇禱之至云謹告

運粮禱雨龍王文

天下大亂不得已而至於用兵用兵之要以食為先慈奉中書明文起運本路今年所收秋稅赴龍興鎮龍倉交卸使者相望急於星火舟船已集篙楫將舉而郡河狹小灘石淺澁推轉良難何由達于大江所恃者龍王神之靈佑

通感極精意孚今茲之日必能賜以甘雨使平陸文疇
流溢怒長不然將移貝闕撤鮫宮使一氣潛升陰水漸
生增加至一尺二尺滔滔百里巨魚縱壑乃顯照國之神
功則褒賞封之盛典其與神相依與有榮幸然後垂不朽
之刻於金石以傳之無窮焉

平陽府勸農文

天生民而立之君欲為君盡君道使天下百姓安生樂業
養其父母妻子終歲不饑不寒而已二十年來天下大亂
阻兵殺人百姓軍民不分衣甲三重枕戈待旦夫雖耕不
得食女雖織不得衣今
天子夙興夜寐軫念民生受苦何時休息於是齋戒沐浴
請于　上帝親拜大將軍使帥六師一著戎衣掃除平定

凡此皆非以成一己之私為爾民安生樂業求盡為君之道也為天子不能安天下萬民豈可虛干天位也哉今既免爾租稅爾民父子兄弟相勸力作一日之計在於晨一歲之計在於春方春陽和布氣萬物發生爾民體天子父母斯民之意一民饑猶己饑一婦寒猶己寒無重貽天子念爾饑寒之憂倘官府吏胥有事擾害爾民者隨處州縣告知即行重加懲治

大義二年瑞州路勸農文

昔者天下未亂之時人民衆多地土狹少寸寸而耕之日夜以望之農夫自容於不勤也今者天下既亂之後人民鮮少而土田有餘其處有未種之地其處有未墾之田方今之時租入既輕又無豪家大姓百端侵漁莫利於種田

以為業然勤則得之懶則失之矣其勤謂何深耕廣布燒灰糞草以為肥濃而尤莫急於修築陂塘停蓄水泉以備旱乾蓋天道無常雨暘不測須盡人力以裨補其所不及假如一月不雨則有一月水利可以灌溉若曰止仰天時不修人力斯其為惰農也已至於軍國事大從役頻興已嘗差官稟奉上司經涉之從役矣自今以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豈不聞曰大富由天小富由人乎其元有陂塘去處增加修築文行會集父老職役人等相視地方至有溪澗湖沼去處可堰則堰之可障則障之四五月間分官行田其上田者可賞凡下田者可罰故茲文諭宜在知悉

代瑞州路總管為侯禱雨龍王文

大江以南種藝五穀莫多於水田而水之用人力三月布

穀四月栽禾栽禾或後時名為秧老致不秀實今年天道旱乾到今土田未墾泉源未動秧老生節歷節復生農夫之家過此時而田不治是為種不入土兵火之餘倉無陳粟民無十金之產含秋成之是望他何所望某以菲才托守此邦近嘗致禱靈湫旋蒙神降之福賜以甘雨但土壤枯渴已久為惠未終大運當厄陽老而亢清氣上升散為凉露此乃天心之所為帝令之使然龍王雖徇某所請敢越天心與帝令哉然而天地之大德曰生龍王體天地生物之心屈大法以救蒼生貶自己以濟斯世凡有辜罪我與龍王實共任之矣龍王與某共主茲土民生至衆皆我赤子我其父母焉忍棄絶之哉龍王覩此嗸嗸亦安得無情而不為之惻隱哉故不避再三之瀆而致哀鳴於左右

也
天道烏乎而為旱天氣不下降地氣不上升天地否陽陰
陽不和故不為雨也天下烏乎而有旱人事召之也人事
烏乎召之也方今天下兵革四興征役不息民已告窮而
歛愈急夫歎于野婦怨于室愁怨之氣鬱為旱災聞之古
人殺一孝婦亢旱三年戮一無辜飛霜六月天人交感其
理灼然然則人事乖矣有以傷天地之和召鬼神之怒莫
甚於今日之為者其本武夫絕無識知備員承乏居守此
邦凡百有為則稱愆首其罪一也自從遇災以來損膳出
次曾無一焉飲食言笑無異常時其罪二也帝王之學致
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見今軍務繁興勢不容已天地
萬物失於位育而龍王一身之天地萬物養之不違其道

發之適當其可縱不得以澤及天下固當澤此一郡之民天下事大某則不敢得而知獨此一郡陰陽風雨龍王與某不得不任其責也故不避三請之勤而致此中心之懇伏惟即加醞釀旋致氤氳沛茲嘉澤謹告

瑞州馬總管喪妣堂祭文

嗚呼父母養子艱難辛苦日夜念之望其成人及其成人望其有室家及其有室家望其立功名於天下以顯揚其親十數年兵革並興不肖孤以凡庸之材忝從戎事樂逐大帥略地攻取幸獲寸功兄弟二人俱宦王官不肖孤忝承威命出守筠陽意謂得升斗之祿去鞍馬之勞有居處之安可以養其親矣方當奉迎而夫人泛舟江湖式臨治所然而拜扶升堂喜懼交集喜者喜夫人忽來懼昔見夫

人容貌何乃憔悴於昔時不期數月之久果以疾終嗚呼痛哉父母養子幸而得祿以養其親曾未幾時而親已不待嗚呼悲哉不肖孤乃今知夫人得病之由夫人平生三男二女今所存者男女三人而已然而分散四處相望或千萬里之遠或百里之遠一在漢水之上一在沔水之陽一在於武昌一在於九江日復一日想望合并寢食以之不曾放置豈其以此之故神意飄揚精慮耗散而傷其生耶又或不肖孤連年征戰師徒不戒玉石未分一槩誅戮豈其以此之故上帝震怒降罰于我家而夫人適當其際會遂傷其生耶又或不肖孤臨蒞此邦位列諸侯德未加於萬民怨尊叢最於一己豈其以此之故神人俱怒而夫人遂傷其生耶又豈飲食之失其時耶又豈藥物之未良耶

[illegible]然夫人仁慈寬大德備儉勤天之畜於其前者報之以
豈於其後宜得富貴壽考蓋無疑也然而止於如此者也
不肖孤不能恭子職致傷其生嗚呼痛哉嗚呼悲哉至此
尚復何言其他骨肉在遠方者已便差人報知度在一月
之内可以聚哭於斯先設几筵陳列肴羞䰟其來歸飲此
一觴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馬侯本部士衆祭楊郎文

大漢建國威動八荒旌師百萬開闢土疆我馬使君郢城
之鄉將其卒族虎豹跳梁兩軍相對矢石倉皇先鋒陷陣
驍騎馬馳蕩最[illegible]勇敢曰我楊郎來從使君歇馬鎬陽朱轓
作守總政貢[illegible]拔擢鯁直曰我楊郎出謁將相曰我楊郎
入撫部[illegible]曰我楊郎千山萬水道路悠長遥望故里白雲

飛揚幸而同一里巷徜徉亦有僕妾妻子成行胡為走馬
墜地受傷一歲斷損血淤膏肓蔽膝行膝刀槊鞭韁委棄
不有冤歸來共話薦酒奉薦淚滴在觴視我弟兄冤其來享

孝經序釋

孝經之為書也曾子既得夫子之傳作此書以著所傳之道也其道謂何永性命之理也原性命之理何以命名曰孝孝者性命發見之端人身百行之基父毋生之膝下其行第一步也天子諸侯行之不已即此孝道可以措之天下國家而民從化歸於孚矣故嘗循其端而周之發其基而進之陽方壯德盛熙而愛親之道在焉陰方其德嚴凝而敬兄之道在焉又三分之為始中終其始也至親近故曰始於事親其中也極盛大故曰中於事君其終也貴蔵

行故曰終於立身或二分之以為言或三分之以立訓皆
與天地化育流行之機相似性命英華之所著見于外者
特探端以為言基之曰孝耳所謂道也其書首章譬之人
身揭二分三分之說以為其首領也二章三章四章五章
極言天下貴賤自天子至於庶人職乎孝者之目譬之人
身以為四支也七章深求孝之本原始之義也八章推孝
以為天下國家中之義也九章終於尊親以配天而卒也
近求之孝子之一言一行容止進退養親哀親之致乎極
不驕不爭之謹其戒終之義也十章釋孝所以為要道又
所以為至德中前始之義也十一章極言孝第之至通於
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中前中之義也十二章爭子爭
其父孝子喪其親中前終之義也始中終前後凡六章譬

之人身以為五藏也聖賢著書以傳道必原性命之蘊奥以示品彙之根荄必究性命之蘊奥以著事業之光大必本性命之蘊奥以法造化之歸藏而為文則有體製倣象此孝經十二章之通旨也

讀春秋以經證傳之説

一春秋所言者天子諸侯治道升降之大勢而左氏紀事以實之皆婦人小兒呢呢細故非卜筮非夢非馳騁辭命則無可措手矣

一春秋之著治道不言證專言脉證候易得知脉病非知者不能察左氏言證公羊穀梁陋之改言脉言脉又不理會得七表八裏精妙之法

一春秋非特取之魯史也兼摭列國之史書而脩之不然

齊晉伯必有信史以公天下如後世曰楚漢春秋是也若曰夫子只據魯史魯史又據列國赴告之辭此言不近人情列國無常用兵相攻又一國告之多國使者冠蓋相望於道途惟恐他方國土不知本國事體好沒意思只據齊晉史録㕘以魯史為是然隱桓二公又却是全用魯史

一左氏好古癖而迂兩軍鏖戰決死生且來雍容禮讓道辭命推原其故只欲發揮他辭命之長而已

一不真知春秋節制而曰尊春秋好春秋者皆是寶燕石以為美玉耳

一夫子製作史書明於天下盛衰得失之機微如著龜前知至誠如神之妙所謂知柔知剛知微知彰萬夫之望

而左氏沾沾喁喁區區補綴比於宦寺之忠培塿之見何足與議聖神之製作也哉

一五經之體製皆有張布之勢位置之體是之謂製作非率易而言意盡而止

一後人之尊春秋者悉索極好之辭以形容之如曰撥亂世而反之正又曰史外傳心之要典未知春秋者安得不以此言為金石為韶濩惟知春秋者然後究竟得此人本不通春秋惟一味十分呵擁不敢輕觸著一般今無柰世俗皆好之者何

一夫子之於春秋洗到盡處如不取皮膚而取肉又不取肉而取骨又不取骨而取髓又不取髓而取其性命之要耶文章家誰會如此洗到盡處

一夫子之於春秋自莊僖以後至于定哀是一氣呵成妙常山蛇勢委曲委蛇而中盡傳寫之妙節制之密洋洋乎神矣哉下視秦漢以下史官不過是目錄之文而已

一讀春秋罷靜而思之真知夫子當時下手如此跋涉超軼既寫却天地運氣了當然後捕入許多日食地震崩薨卒喪等事是甚麼條理又什麼手段

一夫子書日月不書日月其間與奪萬有不齊雖曰萬有不齊却又截然有條理近見浙東趙君子常獨用心研究亦豪傑之士也千載一遇令人喜甚

一天下大運興　王者作五經將復返于正果豪傑之士安能役役於傳註一生在雲霧中行一生枉桎梏裏坐

一收什一肚皮無頭無緒鶻鶻突突的殘羹賸飯枉死了

可惜

一五經一也在漢時則篆尚鄭註在唐時尊尚孔䟽在宋時諸大儒先生作傳夫經一也經歷三時便有三種好尚五經與天地相為始終若又歷過幾千百年專門名家之學添多少名色出來蓋緣一時王者所宗隨時之義各各不同倡若眞此身與五經相接却下來契勘諸傳是非黑白恰得斷乾淨非不取傳也經明之後取其可取者耳斯言未為過何必見怒見怪

一有春秋易以來說者各持一說搜而羅之殆且數百家此數百家是是非非宰不曾定于一必定于一然後喚做經明

一吾觀後人讀書秋註春秋極尊信之道則有之矣却無

一人說此書之所以為聖者非獨春秋易詩書皆然

一易用卜筮以起事功仁之事也書用尊揚事功禮之事也詩用歌咏事功之成義之事也春秋用藏密之體以收斂事功知之事也禮則如土游四季散在四經之中無不有之也此夫子五經翔體之所取也

二道德性命禮義廉恥孝弟忠信等事在五經中如作屋者之委群材必也大匠盡規凖繩墨之巧面方位勢之大垣周圍繞之勢然後得成就箇居室然千世而下通經之士只知道德仁義等以為材而不知大匠掄材有尋引丈尺結構經緯之法矣

一誤後世讀春秋之士者左氏乃其病根也至言文章不害其為古公穀文章亦自可以名家

一春秋所言天子諸侯盛衰消長之理即今庶民之家盛衰消長之理坦坦平平只在面前至其幾微之際則參諸天地之運胳合而不違至淺而至深至深而至淺中邊皆造到而釋春秋者不悟聖人所示人者日用常行之理乃厭猪肉以為尋常而不食必慕求龍肉而買之然猪肉可買又可飽龍肉徒好其名耳故釋之者造語不警人不發如撥亂世反之正春秋五經斷案乃務在聳人之視聽以作其好尚之心也

一韓退之作詩言盧仝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韓但於詩言其然其他文字中並不言其所以然退之自信不朽綱羅一時見聞盡見諸著述僕每恨其無一語以及之然盧仝偏清之質奇僻之性想他有[illegible]

亦少中正和易氣象

一左氏若果見魯史會史所載事實當多於春秋所録數十倍吾何以知之左氏乃未削之春秋也其繁而不殺可想而見今何故春秋有一事左氏亦有一事見左氏是箇能文叙事有良史之材將欲發揮其所長以圖不朽特附托春秋以馳騁其辭他計春秋必不可泯沒如何少得他這一本事跡殊不知春秋是寫生傳神而情思無不具不在乎查滓土苴之云云緣此知他所載録坐不知而作捏合假合將來所以寸寸步步與聖人相背馳被他瞞過了許多時人昏了許多時正經非遇天地氣運休明天下何由見得夫子製作嗚呼此豈人力之能為哉

一春秋是痛削諸史而成比史書全文纔千百中之十一耳會春秋與左氏乃相比附而行春秋有一事左氏亦有一事左氏懷此慊間或於春秋外多出一二條以逃其敗闕見得左氏是檃括春秋如日有一物撮一物假合將來非真舊史也

一諸釋春秋者往往傍緣近似想像云為用自己主張建立一場公論與夫子意思絕不相干涉夫子的意思如何以人事之吉凶與天道之災祥天人交生感應其間分數輕重一毫不差是為天人之學到得後世史官心便粗學便為其察天地災祥之應能知衆人之所知而不知夫子之所知矣

一近世有大儒先生用剛腸浩氣取長刀大斧來劈斫那

春秋殊有跳踉駘踔的氣象遂使天下化之莫不惡氣塞胃論議切齒名爲愛春秋實造奇禍以禍春秋也

一今人讀春秋先用程夫子靜坐一月之法謝百妄悟一眞而聖人和平盛大之氣象忠厚懇惻之意思漸可求矣

一讀春秋有不曉處姑且闕疑長年寘之胸次而不忘忽然有一日透過了此僕得効之方子也大抵聖人氣象雍容不迫躁急求之必不可得也

一僕讀春秋而不曉者如曰及宋人盟于宿辛亥宿男卒梁亡御廩災及蘇子盟于女栗五月丁丑烝之類

一春秋如一條大路直到長安迨左氏爲之作傳添取萬千旁蹊曲逕出來後人往長安者都喫左氏旁蹊曲逕

誤了竟無一人到得長安矣嗚呼傍蹊曲逕開而大道為之榛塞大道通則傍蹊曲逕又自當榛塞矣其勢必不兩立也

一撥亂世反之正等語緣其人極意欲尊春秋百般尋思得箇好說話放在他行裏恰如拾得一塊銷金片子喜不自勝踉蹌把綴在布衣上

一儒者讀書肯細細商量又無麤驕之氣而有清慎之質寘身一室不誑不誘度可用一月兩月而得全經然後用經橫穿直貫勘會諸傳註家是非通以一年為率而一經卒業優哉樂哉

一讀春秋其要要著見當時人心當時治道不知出乎此全把他破碎支離了竟日讀之有何意味故王荊公目

之曰破爛朝服然古今不通春秋者全在於不達當時時務不曉當時事宜只去想像他說襃說貶

一凡今天下名能之士欲立言以發明諸經極須灼然有據依倘此言流傳到後世便相尊為古人便相信為古定不幸其言有差池又做了後人骨髓之病如釋氏精心學道到有規矩其造詣淺深等級取圓覺經為印證印證者如印板印文書紙紙相同吾儒之學反汗漫無標的然而豈果無標的也子思子曰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是亦指標的以告人猶如釋氏言印證矣故儒者之學不通於天地人而皆取空言解五經汗牛充棟言人人殊日增月益無所底止隨波逐流幾時休息言之痛心可為大

息

一必欲以三傳求春秋如圜鑿遇方柄也

一僕於春秋去傳如貧子得至寶不肯舍傳者如慳者戀金帛

一春秋書月日如今人言作詩有詩眼也又月日者夫子以與後人決嫌疑定猶豫也

一今人讀春秋纔開口便疑其有褒有貶形容想像摸索不著到得甲以為然乙又以為不然殊不知夫子於褒貶也生怕後人迷了已自裝定在那里不勞虛虛相像只人未嘗去子細讀之耳

一褒貶在春秋中逐一事其為褒為貶有數不可以此兩字槩他全文

一今人開口讀春秋便說夫子是貶當時便如夫子眞箇貶他也與言究轉讀者多不覺而意已切至也不成只是一部罵書也

一春秋兩字名書之義在魯史言之不過是四時之中錯舉此兩字以為名在夫子而言之則取知幾之義觀乎春即知有夏矣觀乎秋即知有冬矣春秋為史書之名一也而夫子取義與魯史不同

一後人全然不曾讀得春秋一般如桓宣為弒君只和附傳言而已春秋書其弒君蹤跡根因在何處人未有知之者也儘有眞贓正贓但辭微耳

一凡讀經莫如先經而後傳也經如中書省政體百氏之傳如路府州縣事體舉中書政體以檢察路府州縣事

體是非曲直將焉適焉必沿傳以通經者如從天下里長輩以探知中書言人人殊何時定于一也且古今註書之士誰最善曹公註孫子杜預註左傳甚近古切莫作鼓舞之議論放光之文辭徒資後人為科舉之用到得為科舉之用則經又遭厄矣

與朱允升先生辨讀易考原十二條

伏承先生惠示蕭氏讀易考原一書專一考卦序之所以為序嗟乎千有餘年讀易之士只按序卦之序以為序而蕭氏考原獨疑序卦為不然夫千有餘年人不見疑而考原忽疑之然則考原亦千有餘年以來豪傑之士矣今先生又恐是書其傳不遠汲汲然以告之當世好學之君子此皆千有餘年聖賢停道不傳之心願以備之不欲在江

南都會之邪得先生於前逆辱先生之不彼出以見恐再三脩省乃中心有所未安却含糊傳會一時面從以取容說及其退也則有後言是為邪佞隱慝之小人豈所以事先生者哉又遇先生而不盡言欲盡言於誰哉於是酌之以義理之心胷揆之以精切之權度有以知先生必不我罪也故敢疏其疑而進於左右焉惟先生圖察之

一考原分上經下經卦屬初中終既上經之初取師比二卦應坎之為義矣不當上經中又取師比二卦以起更端之義也

一考原以交泰前四卦為乾南坤北矣而小畜之乾又未嘗不在北師卦之坤又未嘗不在南何也交泰後四卦乾北坤南矣而同人之乾又未嘗不在南豫卦之坤又

一未嘗不在此何也

一考原既以泰否居中生左右諸卦則當中分二十八卦居泰否前後不當泰否之前十二卦泰否之後十六卦也

一考原下經之始咸恒損益漸歸妹中孚的用震艮巽兌為之就中又如何決得咸恒損益為倡和漸歸妹中孚又只以體言也

一考原下經之終既分震艮為陽前巽兌為陰後矣而陽前次以震艮巽兌之體震兌包離却巽兌為陰後又次以巽兌包坎然後次以巽兌震艮之體未論取義有無干涉如何只兩端比附之序不同何也

一愚以為考原三篇欲求分卦合卦卦序之原當先求伏

羲畫卦之原又求伏羲畫八卦之原又求伏羲畫六十四卦之原知三者之有其原然後分卦合卦卦序之原可得而議矣且八卦六十四卦之名義果何義也而天地鬼神之機括不能外乎是是故不究得其原與其義將人人騁游辭以張皇其幽眇若究得其原與其義則道一而已知道一纔不惑于多岐雖百夫之喙與奪滿攜即一時可得而俱廢也

一文王周公孔子之為辭本以發明伏羲八卦六十四卦之義今考原之說與三聖人所為之辭果有互相發明者歟必與三聖人之辭血脉貫通相為腹心羽翼然後做得一箇注脚穩穩地不然又添一重雲霧也譬子上又添重也

一六十四卦自乾坤至既未中間著流行不息之運盈虛消息之幾恰與天地人物做一部行程歷相似其大勢則以流水為序如江漢滔滔東流至海又如一疋素練又如一冶鑄就又如一氣呵成今易原取上下經各以始中終分之如六段錦費盡心力妄言陰陽牽合取義豈天地人物自始至終之大較哉

上下兩經六十四卦合為一箇始中終之義則有之矣夫六十四卦始中終即天地人物之一始中終也今易原分上下經截然做了兩箇始中終一天地人物也豈有二始中終之理乎

一要知昔者聖人何所見而畫卦又何所見畫為八卦又何所見重為六十四卦畫卦將作何用必曰用以囊括

往古來今天地人物消長之理然天地人物往古來今
消長之理果曾被他褁括了不曾不去這上頭尋思徒
爾費盡精神牽合奇耦反對便做結構得十分整齊亦
不過作圖子可觀而已究其意義嚼蠟無味終何補於
事也大抵易之為序不在於易原泥反對而得之也
一闡之師曰上經體也多主乾坤坎離下經用也多主震
艮巽兌是說也則嘗聞之矣如易原分主客未之知也
一聖人是見得數十萬年之天下開物閉物之幾爛熟於
胷中却尋思要下手做一書描寫天地往來之跡以啓
來哲以教萬世惟有畫卦取爻象以證之為辭著名義
以述之故八也六十四也全易先具於聖人胷中然後
命卦爻封名以契之耳故易原三篇僕惟取其善疑而

已不取乎其他也

答朱先生詩釋疑問十條

周南汝墳召南死麕何以知其為庶民之妻也蓋遵彼汝墳伐其條枚伐其條肄乃賤者所執之事也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樸樕死鹿白茅純束乃賤者之比興也故决其為庶民之妻

周南漢廣召南行露何以知其為大夫家之女子蓋貴游之家女子出游乃比於後世江漢之游女周南既取漢廣以為大夫家之女子則召南行露與漢廣同其氣類而無疑矣

周南桃夭召南摽梅何以知其為諸侯之家女子蓋汝墳死麕既為庶民之妻矣漢廣行露又為大夫家之女子矣

則桃夭摽梅無非無儀言貌不累見於外而詩人之辭聲嗟氣歎再三諷咏不言其美而美之之至此非諸侯家之女子而何大要夫子位置之法辭旨明者居後辭旨暗者居前漸次之道也

何彼襛矣一詩始僕所見則以為美詩曰孰不以為有肅雝之德斯其為王姬之車也據項氏又以為刺詩項曰何其無肅雝之德而為王姬之車也僕自得先生項說再三入思項說為是何以言之其詩比興取襛之一字以為言襛者艷美之稱也凡詩言婦人繁華富麗皆累婦德似美而實非美之也今詩釋中易以雞鳴美王姬為齊風首篇却以此詩為刺王姬而次之也

泉水一詩其思歸之情意急迫切故以合載馳而與鄘之

曰衛女閔衛之亡思歸寧而不得也作竿一詩其思歸之情意思閑適故以合河廣而俱斷之曰衛女嫁於諸侯父母亡思歸寧而不得也一常一變各稱其類

青衿扶蘇狡童褰裳室邇五詩皆師傳怨弟子也而狡童一詩其師傳怨怒之情至不安於飲食寢處必當特弟子安危利害有功於一已者故不覺其望之之深也夫弟子於德無所蓄而游蕩狂狡狡童之切責也又何過焉

鴇鴇一詩如僕所擬未見有可疑者

項謂小星一詩為小臣將事者如此言之亦可但周南除卻兎罝召南除卻甘棠羔羊二南又除卻麟趾騶虞總五詩為男子有一定區處外其餘皆是婦人女子之情閨門衽席之事此周南召南大頭面也卻來中間沒來由揷入

小戎服事一詩如何是本身血脉如何是火伴裏頭人況周南既有樛木螽斯召南則配以江有汜小星其布置位次比對極其整齊故號為房中之樂歌所以讀經且要看大頭面要得堅造房子手段只檢漏補壁[illegible]子不濟事

墓門小序先生以為未安僕思之誠然亦乞先生致思相與正之

月出澤陂知其為靈公之詩者聖人著書必取善惡著見者以示教戒若瑣屑暗昧必無所取焉其時陳國淫慝著見無過於靈公徵舒一事以此而知之也

右讀經且要不失箇大頭面渾渾然合成一片切不可畺裏一句改裏一句風吹別調走從別處去

劉[illegible]文[illegible]集卷之三

劉尚賓文續集卷之四

奏疏

因不雨上書

臣聞天陽也主動地陰也主靜人者天地之心陰陽之交故有動有靜其間王者故以一心參天地贊化育與天地並立而爲三而其情性動靜之德關繫天地感應之機尤切也比年以來天道不雨陽剛而亢臣求之帝王天人之學豈

陛下思治之心過於疾亟責効之意傷於猛切勞心焦思夜以繼日夫心火也火動而上動極而亢所致耶凡情性之動皆屬火靜皆屬水所以古之人君動靜合乎時宜故曰張而不弛文武不爲也弛而不張文武不爲也一張一

弛文武之道也今國家出令前令未及行後令繼以往令下臣民奔走竭蹷況復有司牧夫未必皆賢或暴或駑惟知徵爭迫切而區處無方法大州小邑係縲箠楚如沸如羹其間誰肯爲

陛下恤其根本哉又誰肯爲

陛下言其情狀哉由是觀之

陛下勞心臣民勞力是君臣民其德皆主於動極而亢可謂張而不弛矣

陛下必曰我起兵以來用此道成大業今爾言若此豈非愚儒迂闊之尤者耶盖起兵之初天心尚爾經營眷顧多方庶事草創彼時雖有非法擾攘不我責也大勲既集今者亂極思治惟其時矣天將一意責我以開太平人主身

心動靜不疾不徐與[illegible][illegible]和之氣相感應然後太平音
致也古者之有天下國家者皆按天道以出治春夏順陽協
以發施秋冬順陰靜以收藏今天下尚不免於用兵亦望
斟酌損益朔之道之漸與天下之民共圖休息此未必非
天地父母之心也是以去年浙西不雨
陛下赦其逋租 詔書到彼天乃大雨今年下 詔免民
田租已而天又雨至於躬耕藉田前後霢霂小雨近者憂
閔不雨嚴恭寅畏有禱於上下神祇已而浮陽四歸天地
肅清驟雨繼作但未肯滂沱耳又去年冬月暖甚陽氣不
歛一自 鑾輿北狩還歸之夕朝霜寒冱甚十餘日冬令
遽得其正故曰王者一心參天地其間感應之機關繫尤
切者臣前屢有以卜而知之矣又我 國家肇創鴻基

温恭持重謹守法度諒
陛下聰明英武知如轉圜而
天心正欲使君臣合德動靜相濟
陛下謂宜内則治心清淨審於出令外則與省臣可否天
下事宜且令内外百司嘗有所獻替君道陽也臣道陰也
陽必由陰以肅之而不至於亢也今天下群雄剗平一姓
受命以
陛下大有爲之心負卓然真儒之學識曾不讓唐之太宗
天下何事不可爲特患爲之太過獨斷於上進銳而速陽
剛一念近乎亢也
陛下若曰一勞永逸以遺子孫又豈可終不由其次第也
哉今人負擔適百里豈可無息肩之時也哉然數年以
兩而民間未至於饑者以

陛下大中至正卒不失君天下之道但靜躁樂平均之宜而和氣不為之應爾夫告君之道多矣而莫切於舉身心性情以為言又著

皇王大學通旨一書皆于繫人主身心隨書進上又去年天旱求直言臣亦嘗有言在中書皆望

陛下詳加采察而不賜之以遐棄也

上書

臣聞一代之興其儒者學問文章則有一代制作昔孔子作五經垂世以為萬代帝王出治之準則至漢受天命為天子鄭玄作箋注釋經唐受天命為天子陸德明孔穎達作正義釋經及宋受天命諸大儒先生作傳釋經此漢唐宋儒者一代製作各不同也然由今觀之漢儒多分章句

有破碎五經之患宋儒詳衍義說有傳會五經之患何以謂之破碎譬如匠人為屋室內必有奧窔之房外必有弘敞之次左右翼必有引從兩廡漢儒乃為之步步障隔遂使堂高數仞散為斗室區分而失棟梁成屋之制矣故曰漢儒破碎五經何以謂之傳會譬若素統以製服宋儒尊重纂愛之至乃無所不用其勤雜取斷縑殘綺五色文繡補綴其上見者必悅之而失素統成服之制矣故曰宋儒傳會五經今者　天命真人為中國主整頓百度釐追古風而徵臣學古適際明時令臣所治五經尊意經文毋戒多言混合漢儒破碎洞達全宗去除宋儒傳會表商出素其爲注釋加疏導然後經之体製左右翼如比於成室前後檐如比於成服高明正直闓闢鋪舒天下學士遽爾得

之始雖驚疑終必見服勞力半之收功百倍其爲慶快如
袪雲霧如脫桎梏遂命之曰
大明受天命爲天子一代明經制作其要在於先經後傳
要其終也遂孰孤經以去取百家傳學矣顧臣所爲言漢
唐宋千有餘年以來人未有道之者豈臣自能爲此言也將
國家氣運休明使臣能爲此言也夫鳥鳴春蟲鳴秋鳥蟲
雖善鳴而不知春與秋之使之然也臣携持抱負徘徊擇
其所歸必秉
○○文德之運以鳴乎五經者猶如蟲鳥微物必托春秋
以鳴其所善鳴也故臣所治經實今
○○大運中事功之一節何借召臣來前時時陳說大綱
宏領徐較漢唐宋諸儒五經之學孰優而孰劣也然後承

詔命天下鴻儒碩學之士與臣雜議其得失遂以成書昭
示百王而垂不朽永爲
○○受天命王天下一代之制作其於世教豈曰小補之
哉其於黼黻文章豈不可以跨軼漢唐宋而帝比有唐虞
三代之盛哉臣之所陳如此
○○倫以爲然者臣則陸續成書奏聞

爲天旱火災陳言

伏覩
陛下以聞天皷憂天旱畏火災求直言者臣觀
陛下勤於求治不遑朝夕儉於奉已未嘗玉食既無游畋
之好又無聲色之娛雖有土木之功亦未至於奢麗宜無
致災之道也抑別有其故耶其故何也豈重取天下民財

國雖富而民貧也耶豈倉廩之實府庫之充未嘗加較
量度可支持幾年念少紓民力也耶豈勞用天下民力百
役繁興民間東支西捂遑遑胥顧如沸如羹也耶豈徵呼
急迫民情如束濕疾舉千鈞之重壓之鳥卵之上也耶豈
今混一天下之勢已成而起兵之初百司規摹尚未盡改
也耶豈中外畏威同聲附和無直言敢諫之士以可否於
朝著也耶豈乾剛獨斷不用群下之謀君陽道也臣陰道
也陽剛而亢陽倡而陰失和氣也耶豈水旱告災有司畏
懼退縮抑遏而不以上聞也耶豈善人君子亦有横罹網
羅也耶豈天下一切事功不以漸而以頓政令嚴猛致傷
和氣也耶臣所見災害之由其在於此
陛下倘以為然如成湯以六事自責用此十端之說書之

於紙率
皇太子而下於深宮之中默坐精思兢兢惕惕如臨嚴父
躬禱之
昊天上帝昊天上帝以
陛下爲子父子至親能不爲之感動也哉昔神宗用王安
石之言至於天下多事連歲大旱百姓流離鬻妻賣子監
安上門鄭俠者以每日所見繪畫為圖以進神宗見之大
哭天乃雨夫天人相與父子相恤未有實感而不以實應者
惟
陛下留意焉
定冠服之制
圓領紵絲五色袍黑角心紅鞓束帶五品至一品用之唐
冠紗頭巾角圓領紬羅五色袍黑角心紅鞓束帶六品至

[illegible]之袍段上可以兼下下不可以僭上

圓領五色布袍黑角二朱紅鞓束帶凡未入流品者用之

五品上至一品子弟用之天下大小衙門掾史司吏用之

掾史帶長一尺五寸府司吏一尺三寸州司吏一尺一寸

半縣司吏一尺帶長不過一尺五寸部令史宣使奏差視

府司吏省宣使奏差視掾史

圓領白布袍色絲條六品至九品子弟及士人有德望者

醫卜中有名効為衆所信服者庶民中有長材秀民者用之

紫圓領白布袍織成布帛束帶衆士及衆醫卜百工小藝

農圃負販廝養豪商大賈除省臺都督府其餘內外衙門

禁子秪候弓手入等用之

十五歲以下小兒用適其少長而增高帽屋却禁僧勿服此

帽一品至五品子孫冬用錦綺夏用鐵線結網爲之皆加
曲筆爲飾

右冠服之制其受命　本朝差除家居者冠服與前品官同其受命前朝者冠服與前士人有德望者同又有高人逸士慕古賢之巾制而服之者聽

切緣　國家以禮治天下禮之爲體至嚴辨尊卑定上下秩然有條理而不可亂仍設立造巾帽匠戶十餘家令其依法製造問人供賣以律天下之民以成一代之典其間謹於許與有若愛惜名爵者所謂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顯

王者馭天下之大權也若今辨之不早數年之後不勝其混雜矣

擬懷四夷詔

朕惟天下之勢中國其猶腹心也四夷其猶四支之末也今天命我國家使之君臨天下創大一統之業以主夏與夷故五嶽四瀆腹裏諸多地面既已聞風而受命矣而四支之末倘有疾痛亦吾身所關繫也又豈容其獨外也哉故發共體之義遣使告爾裔夷君長使朕無黷武之譏爾夷懷來王之譽他日史官書之垂千萬年以見際天所覆蒼蒼之民俱享含飴鼓腹之樂副朕一視同仁之心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陳言時事五十條不可不詳言者七條可得而略言者四十三條逐一開具于後

一蒙古氏有天下以來七八十年胡風漸染移易天下

人心術不覺與之俱化天下人方且安之而不悟其
為戕性之斧斤也所以腥穢上聞四海鼎沸十室空
其八九故天生
陛下稟乾剛光天之德掃陰柔邪佞之習先用兢取江東
坐而觀變天下於鑠王師養威俟時時止則止時動
則動方其止也勢如處女不出閫門及其有一動也
奉行成算必勝必取況乃恭儉克己躬脩大儒之行
言可以世為天下法行可以世為天下則受天明命
驅除天下惡人扶植天下善人丹造天下風俗齊整
天下斯民而正其心術者也然而舉天下舊俗一旦
而更張之非次第施教闡明其心目則蚩蚩者張安
知

陛下以道治天下趨向之意哉惟昔諸葛亮之治蜀法行
而後施之以恩臣今願
陛下法行而施之以教使天下百姓明知所向望然而欲教
天下百姓莫若先教天下百官臣見
陛下嘗身教在內百官矣在內百官得之又合承宣流布
申教在外百官在外百官得之又合承宣流布敷教
天下萬民其道制天下官民所趨向皆心
陛下之心如身信臂臂信指教官民之法見後四條
一在外官員任滿轉授之時詢以在任行過事跡及彼
土風俗如何或宜於寬或宜於猛孰為隱德之君子
孰為干進之小人錢粮有無失實山澤有無出產未
興者其利未除者其害得除官員詢以到任之初設施

次第又扣以知人擧人之法仍委各府官四季報聞州縣官省憲四季報聞各府官皆實言本官性識如何行事如何盖人之常情变而置之不問則未免偷幸之心生周官之法什伍其民人而比閭族黨之職常時屬民讀法則姦慝無所容賢材無所隱百司庶府其心不敢放蕩而踰越矣是亦教導維持之一方也

一卲堯夫曰上品之人不教而善中品之人教而後善下品之人教亦不善故中品之人最宜教臣見建德知縣夏霖有一本文書名曰牧民忠告又有一本文書名曰百川學海中具十五條皆教太守縣令為政也乞將此兩本文書

陛下命詞臣芟繁舉要及用累降
令諭合為一本官書守令之任中書付之使之熟讀
精思課之躬行力踐律令所謂齊之以刑此書所謂
道之以禮只為天下師道不立本中品之人而放蕩
倨傲誇誕無耻遂甘為下品之歸令全材難得莫若
因見在所有之下執事有教以開導之有法以防範
之有刑以威懲之有利祿以勸誘之或可望其知識
長進一二分明告之曰凡為我
國家人材者勤實謹密念念皆真不比蒙古氏末年虛高
眩鬻念念皆假故臣以為行此二條者則可名為在
內百官承宣流布中教在外百官矣
一有國有家者立法不難法行為難法行不難常加存

察守法不廢堅為難𠔃並一法極須審慎不宜輙更
然後省察路府路府察州縣州縣察民間風俗所趨
果皆曾如吾法否倘無屢省之功則有流為空言之
患
一凡省榜下路府路府下州縣州縣張掛之外別用小
字句讀刋行遇小民入州縣州縣官常召一二試問
以能明不能明能行不能行為里長賞罰故臣以為
行此二條則可以為在外百官承宣流布敷教天下
萬民矣
一國學所教公卿大夫子弟之外民間子弟宜選天下
秀民二十至三十歲如近日所起戸家子弟之類者
或負聰識材辯之知或躬淳謹方正之行有資者兌

陪堂生教以變化氣質之要脩己治人之方使知聖賢門户正大行已端方半年一年出而從事於官府仍擧其法下郡縣學一人敎十人十人敎百人百人教千人以正天下士風以變天下士習作養未來一宗通經之士以待他日任使

一入仕官員既通習律令又令兼通論語白文孟子白文人人皆能誦但少能求其義為官民日用常行之道耳比其任滿轉授之時能者試以直說講義一道或者必欲責之以註釋之文則迂遠苦澁且漸入乎文勝之鄉矣或者又曰此皆常人何可盡以經術求之天下百姓猶舟也司人倫風化之任者猶舟之舵也舟之東西上下惟舵師是聽命聖人之言猶布帛

如菽粟隨人賢愚淺深各有所得使經世大訓不至於來為空言大哉為猷乎

已上不得不詳言者凡七事專言欲新天下風俗教官民以趨向之方其事不可緩所謂師道也

一國家數年威力所至雖兵強如陳氏國富如張氏窟手殄滅不須再舉於是東南地盡大海西抵雍州之境北掃幽燕之野英雄不階尺土而起其功烈之盛未有如此者今必欲際天所覆一朝混一急求快意於當時古今惟唐太宗一人而已漢高祖尚困匈奴末臣南越光武亦置隴蜀二子於度外趙太祖大原遺孽歲久遺誅今天下既有三分之二惟當平其政刑使百姓安生樂業以致彼三分之一嚴飭諸將襲

淳朴罷瑣細刻剥是故開基之君當立此天下之基以遺子孫而錢穀甲兵又次之又若禮樂文章有所未備他日子孫不患其不能脩舉亦非所急也

一京師風俗天下風俗之本士大夫以道德政事學問文章四者相考求不必以勢利相羨慕以為天下士風之本

一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王言可以移易天下用天下學術整頓過一番求孔子所以教群弟子之法程朱所以發明脩齊治平之道其言甚易知甚易行知一分行一分勉為忠厚耻為浮薄敦尚行實兼論器識少抑言語文字之浮弊凡天下儒者以是而為教天下學者以是而為學切戒二十年

一宋科舉氣習卑陋却天下人材賦詩飲酒學書學畫蠱壞却天下人材

一今天下有常言曰其人讀書讀書何不易其言曰其人讀書力行又曰其人做官辦事何不易其言曰其人辦事有方法提醒使知更求向上一步

一內中國而外夷狄此天地之常經人倫之大義今天下污染日深雖學士大夫尚且不知此意今後中原府州司縣官回當用衣冠署事又召彼土一二父老賜以冠巾使北方之人漸知華夷之辨

一中原府州司縣官等一勸課開墾耕種使彼言曰今日天下有真主果受務農之利昔日未有真主乃受妨農之害也

一竊聞股肱大臣經營四方者其謀勇功烈有可稱述慮其遺逸不傳宜令有器識儒士一人載筆從隨紀錄其實他日以付史館止憑吏牘脩史善史者有所不滿也然亦因之以激厲也

一天下錢粮天下造作歲入幾何歲支幾何有無羸餘幾何如有羸餘幾何量減軍興以來百色科派而藏富於民閭盖君之與民情同一體君之視民如惜髮髮民之戴君如護頭目未有民富而君獨貧民貧而君獨富者

一見今官府文書苦其繁多 國初凡百有為以簡當為主宜用通知事務儒者一人天資高明吏員一人痛加刪削須行體式如諸倉諸庫一收一支編為流

水大冊各衙門經擬議行過事跡編為流水大冊

一 衣冠已易然而易衣冠之由因陋胡人掩頭之制草場簡便之風特慕唐朝尊重之俗竊願從天下士大夫君子尊德義重禮讓亦當不讓唐諸賢共成復古之盛

一 購求天下圖書聚于 京師

一 京師首善之地立表以示天下故中書之慎重民事天下府州司縣取以為楷式御史臺澄清百官核實群僚天下按察司取以為楷式國子監薰陶造就人材天下學校天下士子取以為楷式

一 內外官三品以上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者一人凡內外官相尚在於知人相尚在於得賢皆以知人薦

人為務翦成風俗然後行薦賢之賞賞數人黜舉之
罰罰數人以風厲大官若受薦者反賢於薦之者其
賞更優如此則內外百官皆知
陛下賢其所賢心
陛下之心事
陛下之事
陛下耳目聰明將徧乎天下矣治天下者必合天下聰明
一心兩目未見其可也
一選舉一科至清至要低昂天下人材皆不出其持衡
之下假以歲月其屬皆當妙選天下之明者賢者能
者居之非可取具於目前如其人有知人之鑒有廉
平之心有位置之材久任可也必又得一人賢於其

人却與替換

一今天下土竟大闕用人愈多最宜講求選法選曹分設數科知知府知州知縣許釆合　朝公論其餘州縣典吏一科倉庫一科湖泊一科行省設府州司縣吏一科都督府設軍吏一科彼其爲職雖卑在乎

朝廷以為重則重耳

一在外察司歲察司縣典史倉庫湖泊州縣吏軍吏之尤良者不次擢用一二豈不可以激昂吏人使之棄惡而從善如此則一二年間天下吏役人皆貴之而不敢賤之豈不可以為儲蓄人材之地豈不可以爲舒洩人材之計將來寧有選法窒滯員多闕少之患哉

一國家用天下人材最須善善惡惡分數明白善惡分數明白則天下之君子聞風而興皆願立於吾之朝矣天下之惡者遇水鏡之至公至明照見肝膽必當局趣畏惧其勢不滋長矣無使惡者日肆而善者自怠且悔也

一乞除一切之法何以謂之一切之法如以一人爲材其黨類百人皆用之一人爲不材其黨類百人皆不用之大凡群人爲一聚其中必有一二賢者能者援其一二用之比於伯樂知馬遂空其群群無留良馬然後無遺材

一天下守令或治理有異蹟者或罷驚不勝任者行省四季報閫按察司又覆實彰聞　中書得之皆送吏

部治理有異蹟者倫充內官疲駑不勝任之尤者改
除賢能往代之大槩天下官員賢否得失吏部皆當
知之吏部何由得而知之因臺省可因而知之而遂
為之低昂也雖隔千萬里皆如在吾目中也

一州縣吏目典史之職與民至相近尤宜遴選不可以
為末流而忽之也若果是州縣繁劇去處乞用一儒
一吏儒之與吏情性殊趨似乎彼此相監臨

一儒人在選者用與不用乞以三月為期既責之以廉
潔無私何有一年半年旅食之資

一臺察於事無所不當言無所不當問內則清
朝廷外則清天下折憸臣於萌芽為善人之卵翼今既立
此司宜昌其敢言之氣然一切利害察司用自已隱

明體察得實每日有所正救者為上必坐待告陳一

月之內能得幾何哉為下

一臺察所以清天下所以警群惰倘得人而任之自可

以久安長治御史及按察司官如天之有熒惑受命

紫微垣而出行諸司察無道每日遊歷在京衙門一

二所及內外錢穀委積之處召合干人來前詢以所

事何事失其條理者始教而正之大無狀者

奏聞易其人是以身雖閑而心不可有頃刻之閑故凡良

法然自已誠心實意有所未盡只取具一紙空文此

前元舊弊也此所謂徒法不能以自行也

一臺察之職大槩　中書有所為臺察即尾後察其有

弊無弊蓋造命者　中書之事也賦政于四方者亦

中書之事也去後用心察其弊則臺察之事諏謀度詢之職也

一令州縣所舉人材多是十五六年希進之人呈身於官府者恐山林之下必真有抱道懷德之士此等人不求知於州縣見今分遣有識儒人徧歷禮請鈞致萬一不得其人從武職內遴選漸試而漸用之蓋今天下以人材為急務凡人材材德兼全為上德次之材又次之才德不見稱而有威福者又次之

一令後天下百司保舉人材明著其人情性好尚狀貌舉止所善者某事所脩者何行不得營籠活套輙以文武之材許人其辭則直述其意則如史官為列傳體也吏牘最無情實直具文也

一按察司出巡亦須立箇大主張到所察州縣舉元之
所以失天下我國家之所以得天下見今
主上霄衣旰食務農講武誅奸鋤暴惠康小民之類以下
告彼土官民又取彼土官人賢否得失生民休戚利
害著為目録以上告于 朝廷
一御史所察事體舉其大且要者告于大夫大夫又取
其大且要者告于
天子盡天下事勢如人身血脉流通遊精髓人助成王者
之明以照天下
一天下守令既知奉法不敢貪又宜察其材識如何倘
負其材識應辦有方規謀有法能使科役雖繁而民
不以為怨者則其考上中若尸位無謀止藉箠楚而

事集為怨府者則其考下下

一州縣官當事閑之時勤去訪問此土陂池水利丑寅兩月躬率民用工而上其穀種之數以其年旱有備無備而課殿最

一天下州縣科派民間細碎廣遠最難得實宜令守令據籍分派出由帖與人户人户執由帖納物正官首領官常常察實稱與斛乞以此法頒天下

一天下科斂徵發限期過於急疾民間迫促無聊致傷和氣雨澤愆期凡事貴豫先期一月告戒軍政尚峻急民政貴愷弟

一守令者郡縣之儀表萬民之所望取其威嚴重實不取其輕易浮躁正為胡風狙詐我則易之以忠信質

直

一同官則有兄弟之情司屬則有父子之義其間能者教不能者更相警飭左右成事此如人之一家一家和則福自生矣

一江南風俗先治誑謊告言者犯者枷置通衢待又有犯者判謊字于臂上斷前犯而淹後犯者

一律書既定凡內外諸官署應用之例各刊板大字句讀揭寘本署外門令吏民朝夕見之

一酒禁既開制為飲酒之禮禁把盞用撤盞三行五行七行而止

一民間淫詞艷曲又如楊文廣花關索中言英雄之事

一宜禁絕

一今天下之勢如人病鼓一旦遇良醫用芒硝大黃以通之附子烏喙以起之然而此藥病止即已不可常服必又有參苓以和其中朮以養其神然後無病為平人也

以上可得而略言者四十三條多言治天下專貴情實如一滴水則為一滴凍略不可徒事虛文所謂君道也

臣迪簡言臣職在尚賓館四方賓客之來者臣輙詢本土風俗官吏得失而浙東士人多言吏弊反甚於前朝豈本處人民未甚損傷此輩尚多而然耶臣謂此等州縣宜於農隙差里長數內另差書筭里長若干人比其役過一年又與下年里長一同改差所辦官書如甲田開帖之類首尾

刊為定式揭寘吏舍至於中間措辭無問拙朴只要寫箇
眞情實意却將前朝士吏貼書傍示姓名勒令於寬鄉閑
住耕種里長相收司覺察無得輙入城市無得攪攬公事
犯者違坐徒北天下人只稱曰書筭里長每歲攷筆不得
相仍并貼書二字和根拔去以革祖子孫三代為吏教唆
起滅鬼蜮百端為天下州縣虎狼蛇虺之毒仍詰責郡縣
官當視郡縣為一家今一家有姦慝之人爾郡縣官熟視
之而不言其故何也又詰責行省官按察司官當視一道
為一家今一家之内有某官長奸蓄惡而不為之懲戒其
故又何也且按察專主察奸其為察奸又必待出巡有人
告狀耶諮詢采訪隨時整頓無虛日可也因事激厲之因
以寓教且使勤心求治無空過歲月具文而已矣臣迪簡

謹言

劉尚賓文續集卷之四終